
傳媒系列
我的身歷聲
香港廣播軼事
李平富
第二版

我的身歷聲

李平富

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



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

Quinland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書　　名：我的身歷聲

作　　者：李平富

責任編輯：謝藹齡

封面設計：張有華

出 版 人：盧國沾

出　　版：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
九龍西貢將軍澳魷魚灣村48號
電話：3-7013382

發　　行：藝文圖書公司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
電話：3-805807　3-805705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108 Pasir Panjang Rd.,
#05~01, Bank of China Warehouse,
Singapore 0511.

印　　刷：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1989年4月版

定　　價：港幣 22 元

出版書號：QP 02989

ISBN 962-319-029-7



作者簡介

李平富，浙江人，幼年隨父母來港。他自小醉心戲劇，學生時代得同學鍾偉明介紹，加入「山月同學會」，隨戲劇前輩陳有后、鮑漢琳、雷浩然等習藝。

早在四七年，李氏即與鍾偉明、譚一清等在香港電台播演話劇，及四九年春麗的呼聲開始有綫廣播服務，應邀加入，貢獻良多；直至七三年九月麗的呼聲終止有綫廣播業務，方告退隱。

李平富投身本港廣播圈近卅年，可謂廣播界有數之活字典，其從業之經歷，正反映出本港廣播業之滄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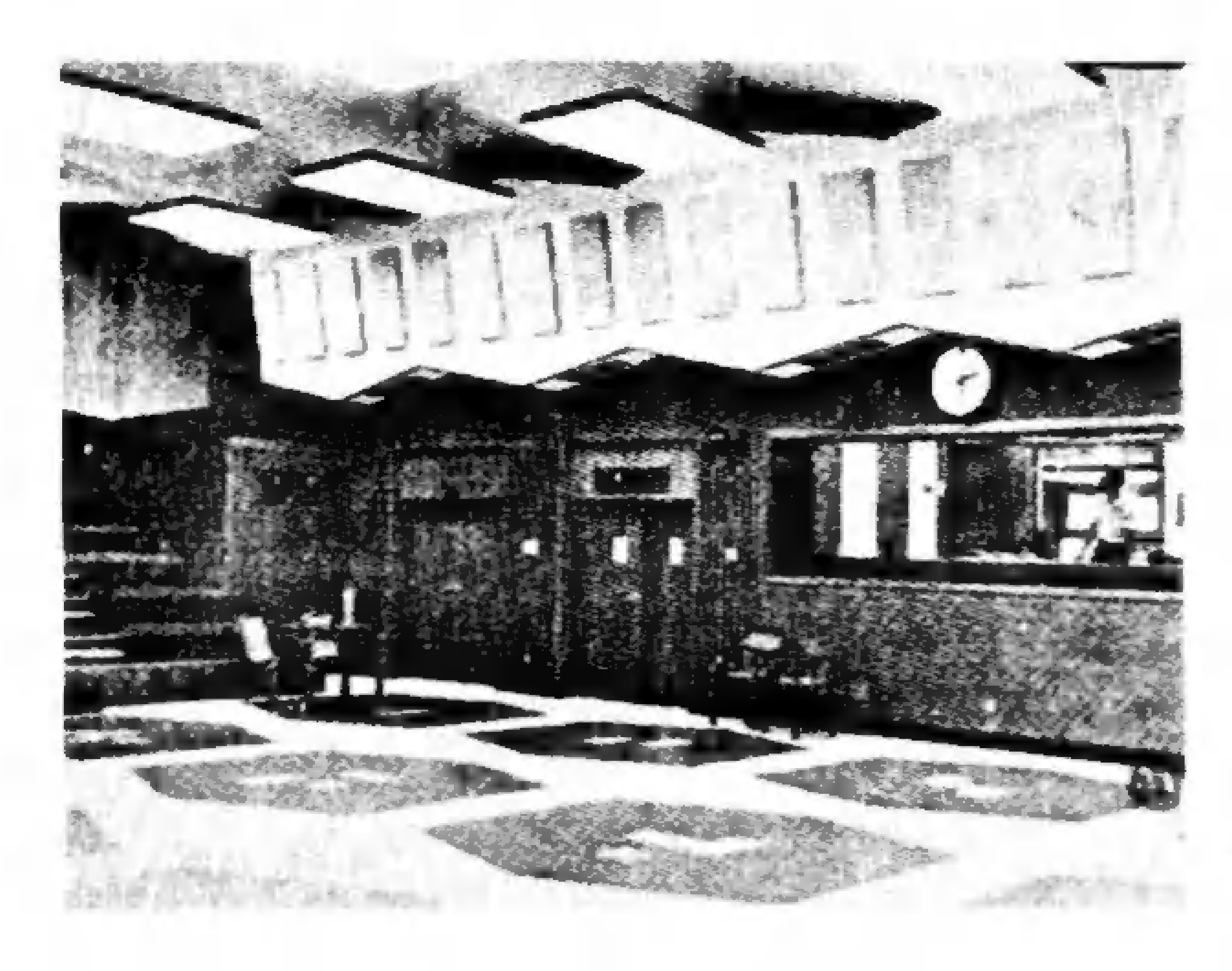
六九年廣播大廈落成啓用



瑪嘉烈公主透過香港電台廣播



第一代賽馬節目主持人簡而清在現場錄音



廣播大廈一號錄音室



六十年代的廣播外勤車



香港電台

序

陳有后

五十年代，香港教育司署舉辦港九中學戲劇比賽，當時我任教於同濟中學，負責排練「鄭成功」參賽，幸獲冠軍。此劇由李平富同學擔任舞台監督，參加演出的同學有艾雯、呂啟文、湛永豪等。這些同學後來都成了香港廣播界的精英。

「鄭成功」演出不久，我經常在香港電台播音，參加的有馬昭慈、鍾偉明（現任香港電台副台長）、李平富、鍾樸、梅梓等，這時我的入室弟子李平富也開始他的廣播工作。麗的呼聲開幕了，高級顧問由戲劇家姚克教授擔任，李平富被邀擔任編導，艾雯擔任節目主持，呂啟文擔任編劇，在港一羣劇友，在麗的呼聲擔任紅組廣播劇，每星期廣播一小時的話劇節目。戲劇廣播的展開，由這時奠下基石。

李平富加入麗的呼聲行列後；主持了不少播音話劇，他也可以說是播音劇的前

輩，他和鍾偉明、艾雯合作廣播「結婚十年」。我擔任「水滸人物故事」的寫作，一連廣播了三年，也創了廣播劇最長節目的紀錄，這也是由青出於藍的李平富執行編導的。

現在，李平富老弟把他從事廣播生涯的回憶錄，定名「我的身歷聲」出版，是很有意義的事。這本書紀錄了本港廣播六十年的遺聞軼事，彌足珍貴，我誠意向大家推薦。

目錄

目 錄

目 錄

目 錄

最早的電台

假如有人問你，香港在那一年有播音的，你可能要花一些時間才找到答案。

一九二八年，香港電台才正式成立，地點是在中環德輔道中，畢打街轉角的舊郵政局大廈。播中文的 ZEK 電台，英文卻是 ZBW 電台，設備簡陋，比不上四十年代末廣州的私人電台。

每天廣播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幾小時，主要節目是新聞報導，其餘的時間播放唱片，說到唱片，由於當時是新興產品，售價當然昂貴，雖然是政府電台亦拙於經費，只好向賣唱片的公司借用。

當時全港「聽戶」，亦只得百幾戶，那年份家裏有座收音機，有個「留聲機」是身份象徵，可以說起碼是老板級人馬，才有資格擁有。

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給日本佔領了。香港人捱了三年零八個月苦頭，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在光復聲中，回復原來的生活。

香港電台，當然恢復廣播，地址是在告羅士打大廈（即現在中環中國民航辦事處樓上），台長是劉少川，由於是光復初期，物資缺乏。播出時間分上、下、晚三個時間，每節大約三小時，內容以新聞為主，分國、粵、潮三種方言，晚上再轉播倫敦 BBC 電台，其餘時間，播放各種方言的唱片，根本沒有活的節目，國語時代曲、粵曲、平劇、潮曲，節目雖然簡陋單調，聽衆們已經感覺很滿足了。



早年收音機要領牌



早年的香港電台

報播合一

科技、社會，隨着時日一天天改進，廣播當然不會例外，劉少川傾力策劃，向有關部門申請，增加節目上費用，實現了週末和星期日，加長播出時間。鼓勵社團派員參與粵曲或話劇演出。

這一項措施，市民反應極爲熱烈，使劉先生有了信心和更大的鼓舞。

至於娛樂報導，亦將所有參與播出的人員照片、曲詞，或話劇台詞，一字不漏的，原原本本全部登出，使收聽者耳聽目覩，增加更大興趣。

最早在報紙刋登播音曲詞的人，是伶星報創辦人黃花節先生。

電台和報紙這一項配合，間接使市民對電台的重視，亦造成廣播推進的强大原動力。

除了歌唱是在播音室直接播出外，當時流行個人講述，較受歡迎的有葉慈航先生、方榮先生。前者根據中國名著，將史實不加不減，向聽衆交代。方榮先生卻着重民間故事，加上

勸世，敎人勿走歧途，遵古明訓，做人要本着忠、孝、仁、義，上了年紀的人，大半喜歡他的節目，不過每星期只有三次播出。



方榮

播音明星

社團粵曲、社團話劇播出，掀起一股狂大熱潮，有如今天觀看中國女排演出一般。

社團負責人，拚命的在會內選拔人才，操曲、排練、找劇本忙個不了。

電台方面，審查曲詞、劇本、試音、安排播出日期，亦喘不過氣來。而粵曲播出，都是極有名氣的唱家。至於話劇，成績較好的社團，有前鋒劇社，負責人有何楚雲、陳炳球等。

藍菲、梅梓領導的晨曦劇社。順德聯誼會，是潘幼剛。珠寶文員會有譚永堅（譚炳文之叔父）、黃澤等。山月同學會有鍾偉明、劉達、莫蘊霞、譚一清等。

鄭君綿、馬昭慈、毛畏、丹萍，這些都是當時極負盛名的播音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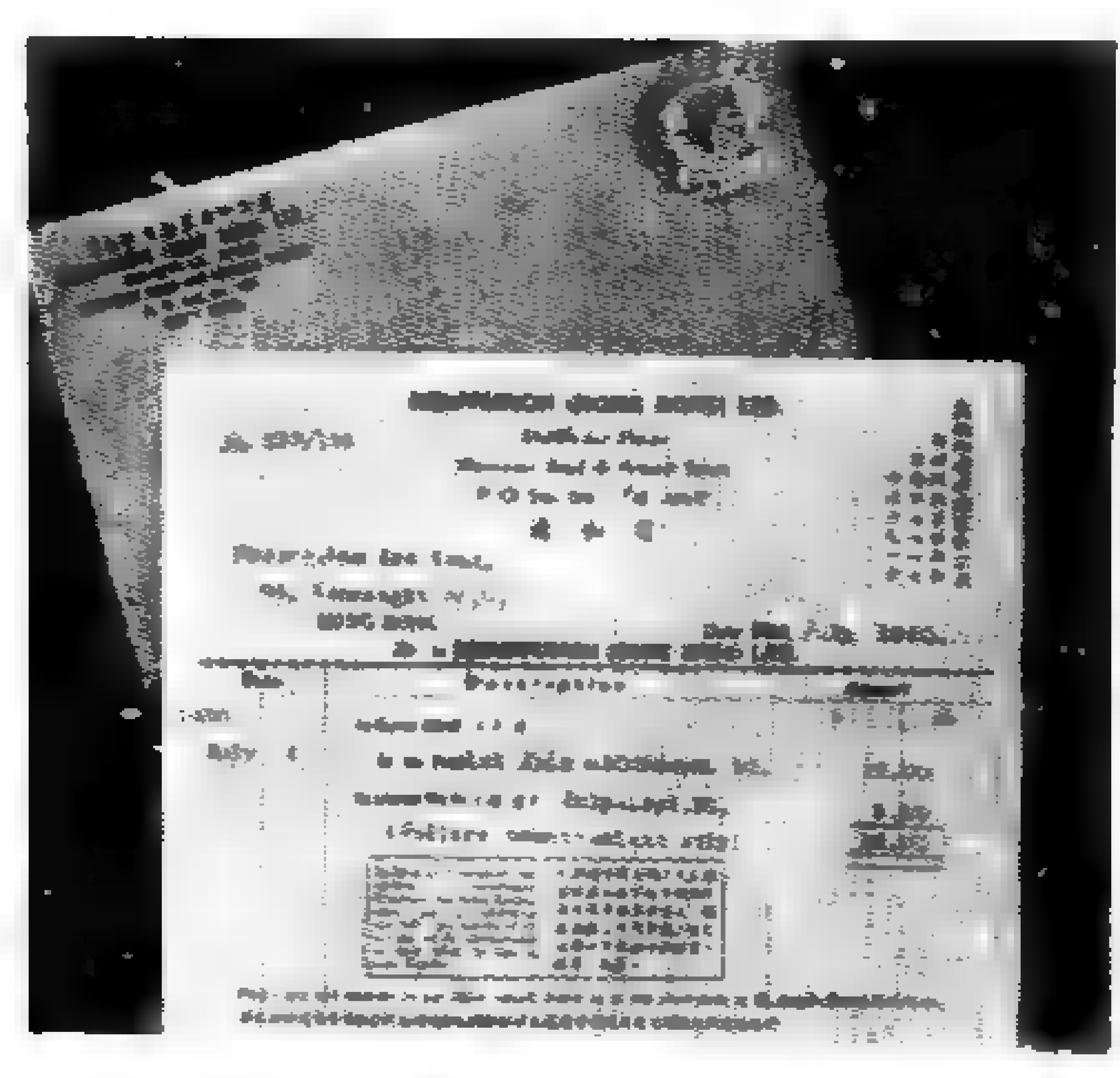
早期播出的話劇，不論哪一個團體，都是採用中西舞台劇劇本，例如莫里哀、雨果、莎士比亞、曹禺、顧仲彝、吳祖光、魏如晦、江上青、田漢、陳白塵等等，都是一流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電台方面有信心，容易通過。

收錢的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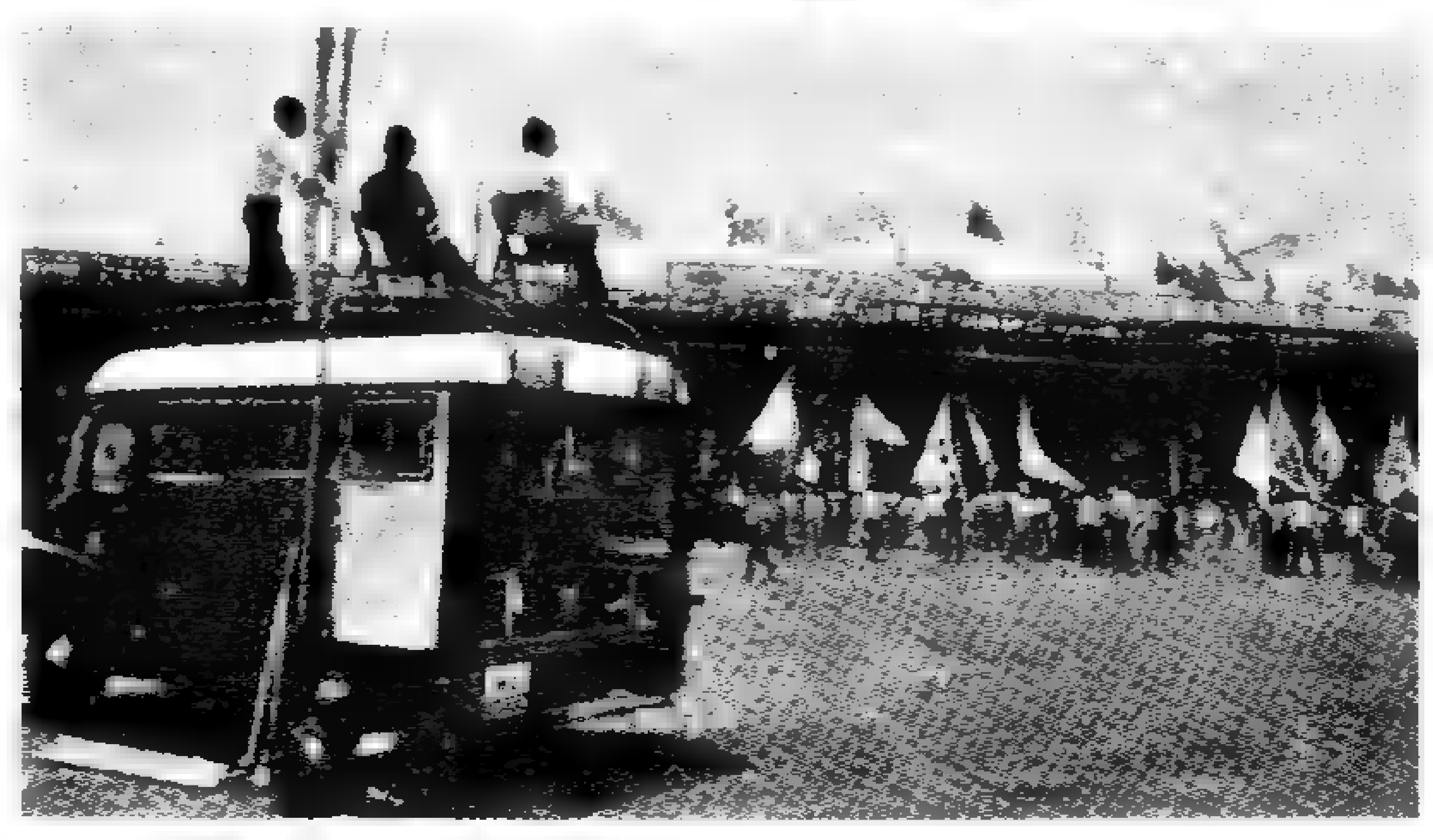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秋，港九市民收到一張申請表格，內容大概說，香港在翌年會有一個娛樂節目供應公司。塡妥表格，連同廿五元播音器安裝費，每一個月十元收聽費，一共卅五元，交到指定地點。

這種表格，樓梯口、樓道上，隨處可見，給人擲棄地上，因爲當時卅五元，幾乎是一個人半個月的伙食費，同時究竟是甚麼「玩意」，大家都不知所謂，過了一段時間，又收到一份文件，說有一間娛樂節目供應公司，重金徵求英譯中的公司名稱，英文是 REDIFFUSION 。如此這般，又過了一段時間，在大佛口、軍器廠道跟軒尼詩道交界處，看見前邊兩層、後面一層，近駱克道那邊還有幾間，用瓦坑鐵蓋了半圓形的房子出現，即現在的熙信樓。近軒尼詩道還有一個豎直的招牌，就是上述英文字體。跟着該公司以三千元重賞徵求中文譯名，也有了結果，被採納的中譯名是：「麗的呼聲」。

雖然麗的呼聲不斷搞宣傳，但人們忙於生活，忙於工作，仍沒有好好地去注意，香港人一向精打細算，要是你無條件送他一些東西，或你所賣的東西，的確平上一半，半賣半送，才會看你一眼。



收聽麗的呼聲
須付費



早年電台的外勤廣播車

麗的有線廣播

英國廣播公司總理威廉哈利曾經說過：「廣播本身並非一種思想，亦非一種文化，更非一種生活，然而廣播對思想有裨益，及啓發人之思想。廣播可以說是美滿生活之一部份。」

香港麗的呼聲之設立，就是本着這個宗旨，經過好幾年籌備和進行，終於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二日正式開幕。

儀式定在下午七時十五分開始，首由董事長屈臣氏先生致開幕詞，七時廿分敦請港督葛量洪爵士剪綵；七時廿五分由華人代表周錫年醫生致詞；七時卅分，伍淑英小姐鋼琴獨奏；七時四十五分，播放音樂唱片；八時十五分，黃錦培先生琵琶獨奏；八時半，男女高音獨唱；九時十分，劉牧先生口琴獨奏；九時卅五分，澤民平劇社演出平劇；十時零五分，粵語話劇「陞官發財」（麗的第一[redacted]話劇，是由譚一清編劇，鍾偉明、鄭君綿、淩芝、譚一清、方達堯等播出）；十時卅分，[redacted]的樂社粵曲演唱；十一時半，粵語、國語新聞報導；午夜十二

時一天的播音終止。

經過上述程序，以後風雨不改，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藍色電台及銀色電台由早上七時不停廣播直至午夜十二時，前者爲英文台，後者爲中文台。



麗的呼聲總部

萬事起頭難

麗的呼聲開幕儀式如此隆重，賓客如此高興，但麗的主腦人，卻是對人歡笑背人愁，因爲當日全港裝機的人，只有四百戶，這個數字，部份是公司高層董事、職員所裝，另外還有部份是免費送給「有關人士」，請他們多多賜教，提供意見的。

每天支出雖然不大，但工程人員、線網部、裝機人員，走遍港九，人數頗爲驚人；至於會計部、營業部到處去招徠裝機，亦爲數不少，單是每月工資支付，已夠主事人寢食不安。

還有幾年來到處掘地、敷設電線，每區又設分站，還有用戶收聽的木箱，這筆龐大的投資，如何回籠，董事局成員，包括高級職員，都無人敢預測，作出答案。

在驚濤駭浪中，時間一天一天過去，領導層每天開會，定出很多推廣大計，報章上、自己電台，不斷介紹自己的優點，用戶每天只付三毫三仙，只是白粥油條的價錢，就可以享受十七小時節目，不用電費，免費受理保養，音

量不受風雨影響，半吹噓、半事實的宣傳，再加上營業推銷員上門介紹、解釋，甚至免費試聽，在「便宜不可不貪」的原則下，兩個月之後，線網部的報告，用戶已有二千戶，幾乎要開雞尾酒會慶祝。

這一個二千號裝機的人士，麗的安排免費雙人到澳門一遊，並免費贈聽一年。

當年這種廣告宣傳手法，並不流行，同時生活水平不高，雖然只是二百元左右的餽贈，收受者已很高興了。

直至同年九月廿二日，距開幕半年時間，已有用戶一萬個，當時平均每月增加一百五十戶。四九年底又增加了一萬戶。原來當時港人不少收聽廣州電台，天空小說家李我播出的「蕭月白」，大受歡迎，但由於時局環境變遷，李我從穗來港，想繼續收聽「下回分解」的聽衆，極爲踴躍，[illegible]的節目部負責人，得知此項消息，立即親自出馬，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邀請簽約，繼續在麗的講述，當時港台亦派員斟介，結果給麗的用優越的條件，棋先一着。

簽約後，加上不斷宣傳，果然申請裝機數

字，瘋狂遞增，線網部工作人員晚晚加班，由此可見「 YOU, ME 」實力之強勁。

他在廣播上的技巧、成就，到今天爲止，幾乎可以說後無來者。他講述的故事，大多數都由賢妻蕭湘撰寫的，不少作品，都拍成電影，非常賣座呢！



李我



蕭湘（左第一人）

播音人職業化

到了一九五〇年，麗的擁有的用戶，已有四萬三千之衆，加上廣告收入，股東們已可「拈鬚微笑」。

當時廣告經理是鄺天培。TP 是這一行的奇才，業務一日千里。節目部是由王秀山、林國楷兩位推動、安排、招募。前者交遊廣闊，認識戲劇界朋友不少；後者對粵劇、粵曲界人士非常稔熟，故各類節目增强調配，易如反掌。

除了月薪播音工作者，咪前的播音人，原來都是業餘性質，熱愛這門工作的人，總不能爲興趣、爲藝術而餓着肚子，或長年累月回家吃飯，去娛樂大衆。

廣播節目不斷增加，播出的人，放在這方面的時間亦相應越來越多，王秀山和林國楷兩人，爲了要藝員專心一意做好節目，一時間公司是不可能僱用這麼多人，怎辦？於是就約了我和譚一清兩人，到公司會議室一敍，問及一般播音人的生活情況。

譚當時是在爺爺的旅店工作，我則剛好離開學校不久，經過兩三天時間互相交流意見，一致認爲應將業餘變成「職業化」，若未有完善計劃納聘爲職員，大可依照我們二人已進行的辦法實行。



麗的呼聲廣播劇錄音

聘職員怪招

鄺天培先生，老友稱呼他爲TP，爲人幽默豪爽，滿口滬語，英語又流利，人面又吃得開，因此他担任電台廣告經理，的確勝任有餘。

曾記當年，他招聘助手，必要自己親自接見，據說他有一種特別靈感，這人是否能夠忠於職守，對己有助，對公司有利，在口試中就可以分辨出來，很少出錯。

好幾次，有些求職的青年，在塡妥求職表格後，TP拿着表格，照例要問幾個問題，第一、你對跳舞有興趣嗎？第二、抽香烟嗎？抽的是甚麼牌子。第三、有沒有飲酒？飲的是啤酒、拔蘭地，還是威士忌，能飲多少？應徵者十之八九，答案都是說：不，這三樣不艮嗜好，都不會的。他聽了微笑點頭，跟着說：好，過兩天我們會有信給你，跟着非常客氣地送你走。

在他手上那份表上，你猜他批了甚麼字句？「不用」！爲甚麼？他說：我們做廣告營

業員，一定要對客戶，投其所好，因爲一杯在手，洽談會容易得多，成功機會亦大得多，他手下的人，都是靈活、機智，在爭取客戶方面，往往都給他佔盡上風。全盛時代一頓飯，他可以個人獨飲兩大瓶酒，面無懼色，問你怕未？

兩位大功臣

林國楷先生，友儕對他之稱謂爲 KK ，又簡單又親熱，當年風度翩翩，待人和藹可親，閒常極少開言，但與知己相對卻又廻異，談笑風生，高級幽默，使你畢生難忘。

在麗的最艱苦的開墾時期，與王秀山二人，出雙入對，時刻研究節目推進方案。假如你是老香港，總可記得，每晚銀色電台，播音員向你道晚安之後，完播曲叫「依稀」，三件樂器奏出，其中一件是由 KK 所奏，原來他對粵曲造詣相當高深。到後來公司業務發展，人事越來越複雜，權利之爭日趨嚴重，因而引退，離開是非圈，自己搞生意，後來在泰林任要職。去年末，在尖東一大酒家門外相遇，風采依然，雖然地位懸殊，猶能道出在下姓名，確屬難得。

至於王秀山，本是體壇名將，離開麗的後，轉入政府機關工作，平生爲人豪爽，交遊廣闊，常抱「千金散盡還復來」態度，時而身懷巨款，時而兩袋空空，不過人緣相當好，數年

後，從同事中獲悉他因病「乘鶴去」，使人有「好人爲何會早去」之感，惋惜不已。由於他離開了娛樂圈好幾年，再加上各奔前程，工作各異，消息隔膜，事後才一傳十，十傳百，除了黯然神傷，還有甚麼好說？

籌募善款

首創有線廣播的麗的呼聲，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二日正式開幕，經過各方面努力，六個月後，用戶已經達到一萬戶，自從李我續講「蕭月白」，每天平均申請安裝約爲一百五十戶，到了四九年底是二萬戶，高層人士極爲雀躍。

一九五〇年，一年內用戶又增加了二萬三千個，合起來一共有四萬三千之衆。

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有了錢，總會想到要做些好事，因爲取諸社會，當然要用諸社會。有人說貧窮難出孝子，看來似是而非，試問兩袋空空，老人家想嘗一下「基圍蝦」滋味，怎辦？

防癆會在五〇年，籌募慈善基金，借助麗的撥出廣播時間，安排特備節目，加上呼籲，共籌得二萬多元，這年代已是很可觀的一個數字。

由於各方面對此舉非常讚譽，以後每年起碼一次，舉行或響應各方面的慈善義播，例如

五六年響應星島濟貧運動，得款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元，成爲此類運動各項籌募節目中捐款數字最高峯。五八、五九響應華僑救助貧童運動，籌得廿六萬八千元，使港九人士更爲矚目及讚許。

祝融突降

正當麗的業務，有如旭日東升之際，不幸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上午九時廿五分，祝融突然降臨，把五年來的血汗，於數小時付諸一炬，可惜之至。

當時總經理華廷，華人經理陳培楷，曾一度向各報記者，報告經過。首先發現空氣調節器的通管，有烟冒出，負責冷氣的，及工程師們立即去跟查，用喉及救火筒灌救，豈料濃烟越來越多，變本加厲，於是通知消防局。公司內的員工，紛紛請示經理，應如何搶救？唱片房主管林子京不顧一切，着令部門內所有人員，小心把絕版的、稀有而又珍藏的唱片，搬出馬路，其他部門的人，沒有特別任務，亦奮不顧身，參加行列，直至消防員認爲有危險時，勸喻各人停止，才不再繼續。

事後統計，百分之八十的唱片，都倖免於難，公司方面事後曾作出奬勵以示答謝。至於文件大部份在二樓，因濃烟太密，無法取出。此次大火並無人口損傷。

在當天上午十時半，全座大厦各室已成火海。

經過高層人士與港府要員會商，獲准暫時借用德輔道中、畢打街的郵政總局地牢，戰時遺留下來的播音室，繼續廣播。

高士打道舊海員俱樂部，撥借地方作爲錄音室。當時所有工作人員，都非常艱苦，因爲分成三個地方製作，中環是播音室，高士打道是錄音室，駱克道頭又是工程部，遇上不正常事件出現，人們就得跑來跑去。奇怪那年代的人，個性是否純樸，或是人浮於事影響，絕沒有半點怨言，你說奇怪不奇怪。

過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把經過回祿災場，重新裝修，恢復原狀。

神聖編劇家

四〇年代末期，參加廣播人士，不論男女老幼，全部都是「食爺飯着𡃁衣」的人。

一小時的播出，劇本大約要一萬二至萬三字，從構思、分場、動筆、完成，總得要花兩三天的時間，跟時下的名作家，有了這麼多年經驗和訓練，只要六七小時就可完成，簡直「蚊髀與牛髀」無得比。既然要傷這麼多思考，又要花這麼多時間，有時還要給人「窒」到飛起，你總會說：「爲了錢，爲了五斗米折腰。」夫復何言？那你錯了，因爲是沒有報酬的，唯一收穫，只是在廣播開始，播音員宣讀一句，由某某編劇，這些時間損失，腦筋運用，算是得到安慰了。因此我說他（她）們是——神聖編劇家。

其次要一讚的，那些參加播出（開口的）演員、導演、劇務、抄寫、效果，全部工作人員，都沒有收入，屬義工類。

電台每個節目的播出，都有一百二十元車馬費支付，作爲酬勞的，那末這筆錢去了那

兒？原來涓滴歸公，全部交社團負責人簽收，回去交給會或社的財務、司庫負責人，作爲經費，如果社長或會長「有身家」的，播出後，帶同全體人員去「炒粉炒麵」宵夜一度，以示讚揚一番。

電台劇作家

播音劇，不管用甚麼形式，衆所周知，要有好演員，好配音師，導演亦有關係，而最重要一環，就是上佳的劇本，那就是編劇，不過一般聽衆卻絕少理會。只知道誰播得好，留下深刻印象，言情小說的男女主角，每句台詞纏綿悱惻，年青男女，隨着他或她們的說話，幽怨、傷感、失望和喜悅，更有人對主角（劇中人）遭遇，當成飾演的藝員，寄予同情，使人啼笑皆非。

因此一個編劇高手，他的每一句台詞，都可圈可點，每一段情節，必細心安排，他的作品，必也成爲搶手貨，一個故事未完，早有導演特約，要他交「本事」審閱。

至於編劇家，可分幾類：有「往錢看」的，佳作不是沒有，平均只有十分之二；名士派，第一不是爲稿酬，名重於利，像陳廣福名噪一時的「星下談」，清新而有文藝氣質，令人盪氣迴腸，情節迂迴，直使人徹夜難眠，要選十大傑出編劇肯定少不了他。尚有一位黃澤綿

前輩，把外國劇本改成本地化，那些劇本又屬名士派作品；還有穩重派，作品穩健，佳作成份為十之八九；最後是被逼派，全部是職員，公司指定某一兩個編導負責，除導播外，還得編劇，是相當沉重的苦差。

音響配合

播音，顧名思義，不單是人的聲音，從空氣中傳播，當然包括其他的音響。

舞台劇，例如《雷雨》，除了對白（台詞），有幾幕劇裏，尤其是最後一場，大雷大雨收場。舞台上最高處用花灑放水，觀衆已知在下雨，行雷閃電，在後台「鋅鐵板」、「鉛球」，加上負責燈光的，利用技術，就全部表現無遺。

電台廣播，今時不同往日，現在你要甚麼有甚麼（當然還有一兩件，仍未辦得到的，容後再談），當時卻想那樣卻未必有的，再加上未發展到有錄音這玩意，大傷腦筋。

畜牲叫聲，豬牛羊，雞鵝鴨，貓狗這些叫聲，還得用口技去配音。電台不是沒有這類音響唱片，因爲唱盤設計，負責配放人員技術問題，配不準，寧可用人好得多了。

一次，新編的一個劇本，夫婦兩人，正在閒話家常，夫：「阿珍，明天你媽生日，現在是月尾，還未出糧，買禮物的錢怎麼辦呢？」

妻：「不如拿我這金頸鍊去當了它——哎喲阿B仔『喊』……」

負責配音的潘先生，想把嬰兒哭聲放出來，豈料忙中有錯，把牛叫聲音配了上去，只好再找嬰兒哭聲放出，成爲大笑話。原來效果音響唱片，一隻唱片有十段八段不等，每段有不同音響，唱盤沒有急停、急放設備，只靠手拿着唱頭，聽見演員說到那裏，放下唱片，開掣，把聲音放出去的。潘先生是一位大近視，眼鏡玻璃足有三分厚，度數多少，讀者有數。

還有一次，一位偵探追捕犯人，也鬧了個笑話。

探：「喂，不要走，再走我開槍了（跟着遠近的跑步聲，探員的氣喘聲），喂！你再走，我眞的開槍了，現在我數，一、二、三，唏！」

配音師，忙不迭立即把唱頭放到第二段，左輪槍聲，開掣放出去，左輪槍聲是「砰、砰！」結果出來的卻是「篷，篷！」變了大炮聲，爲何如此，原來七十八轉的唱盤，用了卅三又三分一轉，烏龍百出。

探員放大炮追賊佬，千古奇聞，成爲佳話。

在未有完善設備的年代，一般人都喜歡自己用人工去做，例如槍聲，用「噏紙」，玩具槍，或錐仔打。另外可以用竻竹，打在地上，都會有槍聲的音響。

游水，預備一盤水，用手潑。潛水用飲管在水裏吹。

原始音響做法

跑馬的馬蹄聲，可以用直徑五寸左右，大竹節，互相碰撞，快慢視乎需要，開始和停步，都要有經驗才能相似，加上小銅鈴搖兩下，唱片的馬兒呼吸即成。

射箭可用「雞毛掃」或「籐條」用力揮一下。

落大雨，可用平底篩，放些黃豆下去，左右擺動，十足十雨點的聲音。

狂風，原本是用農村吹穀殼的那副機器，只是用手搖的那種。

拳打脚踢，可用皮面「咕辰」，用手拳打下去。

搖櫓，用兩枝直徑二寸茅竹，用蔴繩縛紮，然後把它磨擦，再加水聲一下一下的，非常像樣。

比劍，或刀劍交鋒，只用鐵器敲[redacted]，沒有用泥水師傅的「灰匙」敲擊的好。

打劫陰司路，撬棺材，只需用兩塊木板，釘上幾口釘，留個空隙，用鐵器互撞，然後再

用事先打拆的掃把柄，將它拉開，撬動木板，發出「勒，勒」聲，最後把一塊床板大力投在地上，簡直天衣無縫。

至於斟茶倒酒，打火、劃火等等的聲音，照日常的去做便得，時至今日，不常見的音[redacted]，已有唱片可用了。

舞台劇與播音劇

除了音響配合，要加強氣氛，還得用音樂，例如古裝武俠的，在緊張氣氛，多數用琵琶獨奏的十面埋伏。哀傷悲慘的用二胡獨奏，輕鬆喜快的可用採茶撲蝶。

時裝的，要是悲感的，多數沿用粵語殘片時代常用的西樂，品種繁多，由負責配音者與導演議定。

舞台劇，要轉換場地，就得落幕，換景。假如時間上的差異，現在第一幕進行的事，是上午七時，繼續下去，要等到周日晚上七時，那末可以將燈光漸漸隱黑，或把照明全部關閉，幾秒鐘後，重放光明，表示中間那段無謂，跟劇情無關的空間過去了，繼續演下去。

播音劇，編寫方面，比舞台劇易得多，有很多種手法，有用敍述方式，介紹人物與事件進展，或時間上的過程，總之對白無法交代的，都可由第三者把它形容和描述。比較細心而有經驗的編劇，他們盡量少用這種手法，會用台詞的組織，例如：

男：「一言爲定，今晚七時到你府上，再見！」

女：「好，今晚見。」

配音師放一段音樂，十秒八秒後重開「咪高峯」。只要女的第一句對白說：「呀，你眞準時。」就表達了。

音樂過場的運用

播音劇裏常用的「音樂過場」就是把故事中，不必要的時間、空間、場地變易、人物變遷，幾秒音樂都帶了過去，例如兩個老友，在機場分手：

甲：老陳，你這次移民去加拿大，甚麼時候才回來？

乙：那邊是有規矩的，大約要等五年，只要一符合規定，會第一時間回來跟你相聚。

跟着音樂揚起，幾秒鐘後，甲乙二人繼續談話，這已表示時間過了五年，乙又從加拿大回到香港。這段音樂過場，是表示時間過去了。又例如：

甲：老陳，現在是下午四時，一會兒五時放工後，你有甚麼地方去？

乙：沒有。你有甚麼打算？

甲：我想約你七時去尖沙咀「老牛莊」飲杯酒。

乙：好的，我也很久沒去了，七時「老牛莊」見。

音樂過場，再開咪的時候，他倆人碰杯說話，這就是時間變遷，地點變換。較有資格的編劇，利用台詞交代下一場的時、地、人，讓故事爽朗地進展。筆者亦曾見過較為低劣的作品，一小時劇本，用到十一二個音樂過場，還要每段由第三身敍述介紹，簡直是豈有此理。

新手法始祖

本港極流行的「戲劇化小說」，最早編寫（可能參考外國電台）的一個劇本，是由鄺天培、林國楷兩人創始，劇集名稱——「郭林探案」。半小時一個故事，有時用探長第一身敍述，亦有用第三身敍述，配上音響效果，既生動又吸引，偵探故事，當然離不開緊張曲折，探索追查，作者因此安排了探長的一個助手，生性呆直，有勇無謀，一來可以托襯探長的英明能幹，二來可以在緊張氣氛中，來一下輕鬆搞笑，使聽衆調劑一下情緒。

顧名思義，「郭林探案」，是介紹郭林探長所經歷的案件，郭林其實並無其人，只是作者二人的姓，覺得鄺林，似乎音韻不夠響，就演變了郭林出來，這角色一致選定曾連任幾屆「播音皇帝」、享譽迄今的鍾偉明。那個助手叫阿梁，由我飾演。其他角色，每場不同人物，配合不同人選播演。

後來鄺林二人工作實在太忙，把編劇任務交到「大梁」梁省濤和我二人手上，以後跟着

這個模式，繼續編寫。其他項目編劇，亦循着這方向及模式編寫，因此淺見肯定這類「戲劇化小說」新手法寫作，始祖是鄺天培與林國楷兩位仁兄，相信行裏人也不會反對的。

艱苦年代

早年編寫播音劇作者，大致可分爲三類，有用語[redacted]文，亦有用粵語，更有兩者並用。

現在說一說，當年一個播音劇的播出，首先定出一個主題、大綱、情節安排、分場，寫好劇本，先呈閱電台，批准後，就可以有播出日期，立即將原稿交人用針筆版、抄蠟紙、油印（油印機當時要向政府登記，同時一部機價值相當昂貴），多數是自己做一個木架，用屐皮刮油，透過蠟紙空隙印出來的。

有了劇本，導演和編劇，商討派角，列出演員表後，召集圍讀，導演把每個角色個性，詳細介紹，編劇又把故事講解，比演出一台粵劇，或拍一套電影更加隆重。

雖然播期可能排在三個月後，但圍讀排練已開始，每星期一至兩次，每次可能對三至四次，直至接近播期前一星期，還需增加時間練習，演員們對那劇本，幾乎可以背誦，認眞程度，由此可見。

到今時今日，大家總會認爲多此一舉，浪

費時間，這可不能「如此說」，時下的播音人，其中不少積存三十多年經驗，根本一接劇本，便可埋「咪」。不過我仍然認爲要多謝當年這班努力分子，闖出一條「播音之路」。

劇本荒

名家劇本，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各團體爭相採用，派出不少人馬，到處搜購，或借用，終於出現了「家有二千，每日二錢」的情況。就以《雷雨》來說，隔了三四個月，又有另外一個社團播出，好像是比賽一般，劇本荒已達到極貧乏地步。

終於幾個比較有規模、有成績的團體，派出代表向電台方面建議，由對戲劇有認識、有經驗的人去編寫，在毫無辦法的情形之下，接納試辦，不過先要交劇本給電台負責人仔細審閱，故事大綱，情節進展，人物關係，是否合乎時、地、人的「三一律」等等。

有時一個一小時的播音劇本，社團的負責人和編劇，要上電台辦公室見辦事人四五次之多，爲甚麼？「駁橋段，駁台詞」，改完又改，很多時，雙方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社團方面，結果還是尊重電台意見的，因爲不能就此不去播出，有失面子。當然亦有例外，和「死牛一面頸」的「衝動派門人」，各執一詞「爆

火」，寫劇本的取回作品，當着對方代表，把它撕毀，這位青年劇作家，不是別人，正是晨曦劇社的藍菲。經此一役，電台亦把尺度放寬了。

偷師苦學

別以為一小時播出，花上幾十小時「精雕細琢」，覺得好笑，多此一舉。因為當年全部直播，沒有錄音，加上全部台詞登在報章，說歪說錯，電台會有意見，聽眾會有投訴，下次想申請排期，大有問題。

社團屬下會員，推選出來參與播出的，除非你特別天賦「口齒伶俐」，否則多半是會裏高層人士子女，因此質素是不須懷疑。社團成立，要經華民審核，不良份子無法入會的。這些未來的播音明星，具備優越背景，所以就不計較酬勞，一心一意培養技巧，也是一個主要因素。

記得當時政府二級文員的薪金，為月薪二百四十元，可見當時幣值，和生活指數情況。

想參加播音，當然對戲劇有認識、有興趣為先決條件，這一個新興行業，沒有學院，沒有專師設帳授徒，只有一條路可走，找熟人介紹參加社團，伺機認識導演或主角，人家排練，坐在一旁聆聽，屬偷師類。到正式播出日，

又跟着去電台，一於二仔底死跟，表現誠意，得到導演青睞，派一個閒角，有三兩句台詞，已是心滿意足。

目前紅透半邊天的播音人，都是這樣來的，他們今天的成就，不是僥倖，經過不少努力而成，確是始料不及。

劇本題材

一般來說，不論舞台劇、電影、電視、電台也好，劇本可以說是整個演出的靈魂，沒有一個好的故事，好的劇本，算你是天皇巨星，資格老到的前輩，亦無法使觀衆聽衆欣賞，獲得好評的。

爲了解決劇本荒，電台試用從事戲劇工作者的創作，果然間有佳作，同時有選擇餘地。

能夠執筆的人，都去嘗試編寫，成績較好的有毛畏、鍾偉明、藍菲、譚一清等。

當年聽衆比較接受愛情倫理悲劇，只要內容合情合理，感人肺腑，就會獲得好評。其實編劇者，多數都會認爲悲劇易於處理，不理你是「鴛鴦蝴蝶派」也好，只要是「死人塌屋」、「屋漏更兼逢夜雨」、「寡母婆死仔」，總之令人哭個痛快，容易找題材，台詞也可省幾句。

相反的，喜劇則較難找題材，只靠台詞，沒有動作表情，靠劇情、處理及組織上確是較爲困難，一不小心，變成胡鬧，惹人反感。從

名家劇本裏亦沒有幾本成功的，像《欽差大臣》、《喬遷之喜》的能有幾本？

至於「偵探」、「歷史」更沒有人肯去嘗試，最多是發展到「社會現實」帶點諷刺性的。

經費不足

電台播出新編的話劇，風靡一時，人們趨之若鶩，當日港人生活單調枯燥，由此可見。

除了話劇，南音演唱，各地方言，有一段時間，盛行「古腔粵曲」，時下除了對粵曲愛好，或是粵曲前輩，知道是一回甚麼事，可能還會哼幾句之外，年青一輩，可能不知是甚麼一回事，這一門藝術，再遲些時一定會湮沒。

才子潘朝彥的尊翁潘賢達，對「古腔粵曲」是個倡導者，梁素琴尊翁梁以忠，母親瓊仙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月兒、李燕萍、梁瑛、李慧、徐柳仙等，亦經常到電台演唱，情況相當熱鬧。

潮籍人士在港，富甲一方有的是，佔香港居留人數百分比亦相當高，電台亦排出時間，讓他們來演唱。

蘇浙、冀魯同鄉亦不甘後人，亦往申請播出，他們播的是「京劇」，而「越劇」、「的督板」、「評彈」說書，欣賞人少，當時還未在電台播出。

除了上述幾項「特備節目」之外，大部份放唱片，國語時代曲，周璇、吳鶯音、白光、龔秋霞等等主唱的。

粵曲則有薛覺先、馬師曾、上海妹、唐雪卿、白駒榮、半日安主唱的，經費所限，電台無法大開拳脚。

播音明星不易爲

播音明星，實在不易爲，早期除了沒有薪酬，還得自付交通費，「食自己」。那時的家長，並沒有現時的開通，一致認爲是「擘口仔」沒出息。另外兒女當差，也極端反對。「好仔不當差」，又有甚麼「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之說。

今時今日，大大不同，兒女要是在電台播音，電視台演出，一早知會親友，甚或邀請到家，劏雞殺鴨提早用飯等候收聽、收看，一起欣賞，儘管做個「火柴演員」，也覺甚有光彩。至於兒女當差，人們也另眼相看，穿起制服，的確威風凜凜，前途無限。想當年，眞令人氣結不已。

有些較爲出名、成績較好的，雖然沒有收入，但收到聽衆來信讚譽，或異性欲交爲友，眞有飄飄然之感，這算是精神上的收穫了。

這段時間，亦有一兩位給人認爲是「前輩」（其實只不過有兩年經驗），可能生活壓迫，竟然收起徒弟，當然要收費，他利用了他們

播出，利用有社團登記，而無活動的會社，代爲播出，旣收車馬費，又獲學徒的奉獻，幹其名利雙收的勾當，這不能怪誰，願者上鈎而已。

具備三條聲帶

作爲一個電台演員，一定要具備三條聲帶，這是最基本的，不論男女，假如只有一條聲帶，那你的收入肯定到此爲止，假如這場戲裏，開始是個青年，一定要溫柔悅耳，動人聲調去扮播，到了中段，四十多歲，是否要變一變聲呢，到了將完場時，已是六十開外，兒孫滿堂，難道你仍用開始的那把聲音麼？這只是聲音方面，還有語氣，當然亦有不同，往往只憑語氣，可以分辨你的身份、個性、形態，聽出這藝員的造詣。

假如只有一條聲帶，則有很多劇本，你不能接，亦沒有導演會派劇本給你，因爲你有一把嬌滴滴、逗人憐愛的「甜」聲，而劇本角色，要求一個稍爲豪爽性格，帶點女強人氣質的，你怎能勝任？等如時下電視台演員，戲路廣闊，可忠可奸，愚笨、精明，動若脫兔，靜如處子，正所謂「扮甚麼似甚麼」，保證是個「當紅炸子雞」，怎會給人冷落或雪藏？

鍾偉明就是有這樣的本領和造詣，一方面

要單人講述，另外又得被邀參與播出各類不同性質的節目，時而扮演傻頭傻腦的[redacted]直青年，時而扮演古裝豪俠，另一個節目請他做一個多情小生。

播音小姐

麗的早期，只有三個播音室，每室必有一控制室，除了一組是英文台佔用之外，其餘兩組，一組是十七小時播出用，另一個大播音室，是特別大型節目用的。

播音室裏的小姐，分三班輪值，與控制室當值一樣。控制員負責開關「咪高峯」，放唱片，留意聲浪大小，加以提壓，與目前的「DJ」差不多，只是他們是不用宣讀節目、介紹唱片，專心一意注意音量指示器，唱片正確的播放而已。

至於播音小姐的工作，看見紅燈一亮，把應該要說的說出去，其他可以不理。不過這兩室的人員責任很大，壓力亦相當重，放錯唱片，說錯了同樣會受到處分。

當時新開檔、新埋班，播音小姐的挑選，質素多少因急就章，沒有嚴密考查，學歷上沒有特別注重，只要聲線嬌滴滴動聽就過關。

每個播音小姐，最緊張時刻，是新聞報告，時間逼促，負責編譯的，又要編，又要譯，

播音員往往沒有時間，從頭到尾看一遍，又缺乏經驗，對世事、地理、時局等等都認識不多，時間一到，就得開聲。

一次說到地名「波羅的海」，竟說成「波羅嘅海」，成爲播音行裏笑話。其實這也不能怪她，編譯員的飛筆，控制員的催促，在熱炒熱食，吞生蛇，譯半張講半張，的確難捱，編制如此，上訴無門，只好暗彈珠淚。

受領班申斥幾句已是小事，帶去見上司，三次紀錄，可能還得「炒魷」。

其次，一些胡鬧混吉的聽衆，遇上他有空閒時間，撥個電話來騷擾，指明要當值播音員收聽，拿起聽筒，第一句就是粗言問候，唯一招數，把聽筒遠離耳朵，以免震壞耳膜，過一陣子，等他發完了牢騷，陪笑致歉。

可能你會說不要理他，或者來一個「反唇相譏」，論一下道理，可能你上司會收到他的掛號信，向他投訴，一查當值者姓名，你可逃不了。

試過一次，一位姓梁的，初則語調溫和，禮貌解釋，來者卻仍窮追猛打，終於在忍無可

忍，佛都出火，卻仍考慮到後果，拉長語氣，放低聲調說：「先生，既然你不肯原諒，不接受解釋，只好請你別聽我說好了。」

糟，大班指示，「這是否想聽衆拆機，我們是收錢的，立即寫信向人道歉！」只好唯命是從，別無他法。

戲劇顧問

麗的有了四萬多用戶，股東們當然笑逐顏開，主事人當然發財立品，一方面安排更多造福社會人羣的節目，一方面又加強節目上陣容。

粵劇，在三十年代，省港澳最受歡迎，最多人欣賞的節目。薛覺先、上海妹的《白金龍》、《胡不歸》。馬師曾、譚蘭卿的《璇宮艷史》、《賊王子》。加上一羣名噪一時的大佬倌，唐雪卿、半日安、千里駒、白駒榮等數之不盡，各有各擁躉，各擅所長，陣容雄厚，熱鬧非常。

五〇年代，新馬師曾、芳艷芬、紅綫女、何非凡等更瘋魔整個港九。麗的有見及此，於是重金禮聘名編劇家唐滌生担任戲劇顧問，一方面聯絡安排粵劇播出，同時審查各類廣播的劇本內容。

唐先生爲人隨和，絕不擺款，當局想安排一個房間給他辦公，以示尊重，爲他婉拒。寧願和我們一班編導，例如艾雯、譚一清、莊元

庸、羅鳳筠、劉惠瓊等坐在一起，有時可以交換一下意見，並且常常提示各編導對編劇方面的手法和處理，使我們獲益不少。

他曾對我說：「你們能夠在這樣嘈雜的環境中，編寫劇本，我眞的佩服之至。」

神筆與工筆

唐滌生當年住在九龍塘沙福道，環境優雅，不像今天亂七八糟，是富人聚居之處，不管日夜都是很清靜。他編劇都選在午夜，更闌人靜時刻，不受任何事物影響。因此他的作品，能夠雋永留存世上。

在任期內，編了一齣播音粵劇《稻草人》，由梁醒波個人獨唱，曲詞警世，用寓言方式，唱盡人間世態。編撰方面，固然字字鏗鏘，演唱者不浮誇弄墨，使人百聽不厭，極受歡迎。

與此同時，他的作品，《販馬記》、《紫釵記》、《再世紅梅記》、《帝女花》等等相繼面世。

晚上撰曲，日間在辦公室，細讀史書，翻查元曲，沉思構想，以備晚上動筆。他不只能撰寫，原來還是「工筆」高手，把劇中人的服裝鈎劃出來，人像「甫士」，栩栩如生。

他的作品，大多根據元曲，字字推敲，一絲不苟，連口古道白，亦摒除俚俗，務求文雅

清高。

最令人欽佩者，過去沒有人敢用的《粧台秋思》、《春江花月夜》，他都選出來，嘔心瀝血塡寫成主題曲，家傳戶曉，「落花滿天蔽月光……」

巨星的殞落

「再世紅梅記」，年逾五十過外，也許會看過，年青人恐怕只能從唱片或盒帶去欣賞。

記得京劇，在舞台上是有很多規矩，要大家共同遵守，千古不易，據說若不理會，就會出亂子。試過一次，某戲班演出三本鐵公雞，本來所有出場的演員，都要在後台上香奉拜，其中有兩個武藝子較好的沒有上香，結果在武打場面中，中了好幾招。另外一次在上海，演出「關公走麥城」，在「歸天」的那一幕，未開幕前，照例要把點起香燭的香爐，推放在舞台前的左角，然後響鑼鼓開幕，但當時沒有去做，結果「無端端」舞台上怪火出現，把整間戲院燒毀。

至於「蝴蝶夢大劈棺」，其中一幕要放一口棺木上台，用人扮兩個「紙公仔」，一個叫「二百五」，一個叫「三百三」站在靈堂。這場戲亦必要焚香燭的，據說若不依例行事，定會有人命關天事件出現。「再」戲其中一幕，亦有棺木擺放，紅船規矩如何不得而知。在第

二晚上演的時候，大堂突然一陣混亂，唐哥感到不適，親友們立即趕急把他送往醫院，心臟病發，與世長辭，人們爲一代巨星的殞落，無不黯然神傷。

陋習與出風

「唐哥」，所有同事都這樣稱呼唐滌生，他覺得歷史悠久，傳統的粵劇，漸有走下坡趨勢，加上粗製濫造，老倌們不負責任，撰曲編劇不肯費時鑽研，馬虎塞責。他立下決心，挽救過去粵劇陋習，經過幾年苦心孤詣，編撰了幾齣不朽之作，以留存後世。

每一個劇本出來之後，一定要求班主，或主事人，召集全體演員，講解故事過程，描述每個角色的個性、特點，有如舞台話劇圍讀排練，然後開鑼鼓、音樂配唱，進一步練習台步、做手、關目等等。

大老倌往往喜歡在曲詞中加「孭仔字」，有時加在句中，有時加在句尾。丑生在道白、口古，更亂爆一通，遇上觀衆有強烈反應，沾沾自喜，以爲「搞笑」成功，翻來覆去，離題萬丈，以爲成功之作。遇上唐哥是絕不同意，定加反對，同時約法三章，每次演出，不能加減。

各人見他如此認眞的說出陋習影響之害，

一致信服，共同遵守，有規有矩排練，到正式演出前，例必來個記者招待，果然獲得好評如潮，場場滿座。

唐哥最後的作品，應該是《再世紅梅記》，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假利舞台演出，當時極哄動。

純屬巧合

唐哥一生，爲粵劇獻出最大的努力，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他病發的一刹那，仍能見他編撰，他策劃的作品在演出，應該「死而瞑目」了。

另一個道聽途說，唐哥辭世後，有人將他的遺作，不顧道義，加以利用，沒有將版權費付與其家族，果眞如是，眞使人感慨萬千了。

事後亦有人說：「唐哥之死，與風水有關。」原來一九五四年底，軍器廠街麗的發源地，發生一場火災，經過一段時間，業務發展太速，變成地方不夠用，加上又有一個更大的發展計劃，終於買下「六國飯店」左鄰的「金城戲院」舊址，興建「麗聲大廈」。

一切就緒，全部搬往新址，唐哥的辦公室被安排在七樓，這個辦公室裏有球王李惠堂，還有英文台幾位負責者，及其他的文員。

從七樓向海的窗望出去，視線所及，可以直望到尖沙咀舊火車站的古老大鐘。七樓的高度。剛好是對方建築物頂上的避雷針尖，有人

用平水尺量過，所說如是。加上犯了三煞相沖，生年月日、坐向等等諸如此類問題，是否有關，抑是巧合，可以置之不理。

球王李惠堂

時下青年，對阿根廷球王馬勒當拿，耳熟能詳，對於香港球王李惠堂，可能比較陌生。這位香港球王，是當年麗的呼聲的體育顧問，在轉播足球賽時作現場評述，極受聽衆推崇。

球王自小在銅鑼灣大坑長大，客家人。自小聰穎過人，加上地理環境，所住地方不少空地，做完功課，附近街坊小孩，定聚在空地嬉戲，當然會有人在踢足球，小朋友對球類有特殊愛好，球王亦不會例外，到底他在甚麼時候開始踢波，那可不得而知。總的說，他在球國能有這麼大成就，被稱爲王，基礎由此開始。

他的知名度，並不局限於港九、東南亞一帶，甚至連歐洲、英國球隊，亦有所聞。

參加球隊後，中鋒一位，肯定是由他担任，他長得高大，身材魁梧，在敵方禁區內，佔盡不少便宜，洋人球員，担當後衞的，多挑選高大身形，遇上高球，尤其角球開出，多被頭球解圍，可是球王當中鋒，敵方就未必佔盡上風。足球比賽，作爲一個球員，不只技術要好

，速度、思考刁鑽，還要有好的身段，否則給人一「挨」一「碰」，甚麼技術都無法施展出來，但球王卻得天獨厚。

球賽開始，初期球證一定是洋人担任，銀笛一聲，召來雙方隊長，擲毫選位，都要說幾句英語的。

樹大招風

遇上球賽中，有意外，或有球員犯規，球證誤判等等，隊長就得向黑衣人解釋，或者提出抗議，要是不懂英語，吃虧不少，球王永遠担當隊長，就是他懂英語之故。

他的盤球，能夠在高速推進中，突然把球一踏，用足尖一挑，沿大腿，經腹部，到胸口，這一刹那，緊釘着他的對方球員，就如「盲頭烏蠅」，在他身邊亂踹，找皮球下落，在這短短的四分一秒時間，把皮球從胸口滑下，立即用第一時間，把球送出去交給隊友，又或命射，這工夫三十餘年，還未見有人表演過，因此又有人給他一個雅號「球怪」。

除了左右開弓，比較來說，左脚比右脚更爲了得，有一記埋門倒臥，順勢淩空用左脚抽射，力度之强，角度之刁，使守門員無從捉摸，只能目送入網。

由於他脚法千變萬化，一頭一脚，有如神助，外國球隊往往要撥兩至三個球員，用人釘人辦法，緊釘着攔截他進攻，不讓他起脚，避

免失球。

「樹大招風」，他的知名度越來越高，所有外隊都無法能夠克服球王那個球隊，竟然有些違背體育道德的敗類，想些傷天害理的辦法去對付他。

球王蒙難記

洋人甲組球隊，用一個乙組球員，參與其中出賽，從頭到尾緊跟球王，一有波到球王脚下，他便狠狠的作爭奪皮球，目的卻專向球王的足部踢去，雖然球王脚法精巧，好幾次都能避過，亦不以爲意，在有心人算你無心人的惡意下，終於給踢中脚踝，爆裂了，送到醫院，經過X光證明，要在醫院留醫，經過長時間醫理，結果不能再在球國表演(當年是業餘的)。

加入麗的工作，除了正常任務，另外又担任亞洲足球協會秘書，崇正會館要職，香港隊教練。

空閒時間，喜歡拿出文房四寶，執筆題字。個性嚴謹，不苟言笑，下班後喜作四方城之戲。

一次閒談中，他說有些球員，在爭取高球時候，都喜歡有些小動作，例如踩對方的脚，使他不能跳高，按人膊頭，使自己跳得更高，認爲這都不是辦法，最好是混亂中「捏人臀部」。

他的公子炯德、育德，後者綽號車仔佬，亦曾繼承衣缽在球場上露面。

球王與唐滌生在麗的，曾被譽爲麗的孖寶，不過已於多年前告別人間。

紅組與灰組

姚莘農，即姚克先生，有「美國秀才」之稱，對話劇貢獻良多，曾著有以清庭爲背景舞台劇本。

姚克加入麗的後，即邀請陳有后等拔刀相助，把幾套名劇《朱門怨》、《明末遺恨》、《太平天國》、《清宮秘史》等，排在週末，一氣呵成，直播四五小時，有如粵劇轉播一般，演員全部用紅極一時的前輩，陣容之盛，可說空前絕後，捧場客水洩不通，可惜他們沒有考慮到，聽衆是否可以靜坐收音機旁，坐上四五小時呢？結果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非常可惜。

麗的自己組成的兩個話劇組，一曰紅組，由前輩組成，另一爲灰組，由從事播音的一班新血担任。

前輩始終保持舞台劇一貫傳統，台詞銜接，語氣，比較適宜播古裝，再加上他們每人都有職業工作，跟新血們當作專業的來比較，始終有些差別，聽衆對後者較爲接受，終於電台

方面，只保留了灰組。

灰組成員，有譚一清、鍾偉明、馬昭慈、鄭君綿、梅梓、凌芝和我等人。

麗的發展，一日千里，節目越來越多，演員方面，漸感不足調配，只好絞腦汁招兵買馬。

五〇年初，剛好同濟中學有一批同學畢業。在這一屆同學中，有周澤雄、倪慧貞（藝名艾雯）、呂啓文、湛永豪（藝名湛深）、趙樹堅（藝名鳳凰君）、梁金玉。再加對上一屆的黎麗生、馮錦華（即馮展萍的兄長，馮偉棠的伯父）。有些待業，有部份投考大學等放榜，這段空檔中，就給我全部拉進了麗的，這班子個個都是學界知名的演員，因此不需試音，便立即任用。

除了周澤雄、黎麗生分別繼續求學及從事教育工作，馮錦華則轉行工業及梁金玉染病去世之外，其餘都留在麗的發展。說起同濟可以說是很注重推廣戲劇的一間學校。每年全港戲劇比賽，要得冠軍可說易如反掌，因為有陳有后老師執教[redacted]，豈能沒有「芳草」？

鄭君綿、譚一清受公司所托，亦在各社團引進了不少演員。

電台本身亦宣傳招聘新人，招考資格，不論男女，年齡亦沒有限制，報名人數之多，是個天文數字。負責接見和主考小組，忙個不了。這一招除了招進了一些新人，同時亦真的收到推廣裝機目的，變成「一箭雙鵰」，世事盛衰，冥冥中似早有安排。



呂啓文

權力紛爭

麗的業務發展，與日俱增，除了加强節目，增添人員之外，行政領導人才，亦相應招聘。

資深的姚克担任戲劇顧問，沈劍虹爲中文節目主任，再殺出一個吳秋潭，以上三位都是江浙人士。

姚在話劇界知名度之盛，不再細贅。沈對中英文學非常了得，當時某英文報，常邀請他寫社論，每篇筆金，相等於普通文員一個月工資。

吳秋潭蘇北人，南來香港，獲知沈爲同鄉，常在公司門外，守候沈氏，希望給他機會，在麗的工作。經過幾次苦苦要求，終於做了一位翻譯員。些微的薪金，僅堪餬口。吳爲人聰穎，又是個大學生，再度向沈提出要求，給他機會嘗試寫作播音劇，奠定了後來在麗的任高職的基礎。

與此同時，一位外國人，亦毛遂自薦獲得任用做了英文台主任，他的中文譯名鄧樂夫，

原來他與沈在戰時，大家由於工作，在重慶認識，鄧在異鄉差不多是落難，加上言語不通，得沈之幫忙不少，這次重逢，能夠共事一個機構，感到非常高興。

這個機構最高決策人是外國人，鄧又是白種人，不久獲升職，統籌管理中英文兩台，權力紛爭，從此開始。

鄧樂夫對中文一竅不通，缺乏中國人仁義之道。以爲自己眞的是優秀民族，抗日時間沈對他的幫忙，忘記得一乾二淨，擺起上司的架子，規定以後中文台一切事務，都要經他簽批。

沈是個博學多才之士，報館不斷向他招手，另外有好幾處地方，都希望他能屈就，不過他總覺得麗的有一班好部下，有一份深厚的情誼，總不免有點依依之感，內心希望一切會好好地轉變過來。

一次某唱片公司，旗下不少出品，爲麗的採用，經過法律的諮詢，提出每播出一次，要收回版權費若干，如未達成協議之前，暫禁播用，否則提出控訴。這一封文件，全部用中文

的，由於鄧是最高負責人，當然交到他的辦公室。鄧的秘書，每天要辦的公文公事，實在太多，一時中譯英，一時又英譯中，一會又要開會做紀錄，如此這般，便把這重要公函疏漏了，直至第二天，收到律師信，代表該唱片公司控告麗的，要弄到對簿公堂，這新聞見諸各報章，董事局為此責備鄧樂夫，他卻認為沈有意靠害，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爭辯下，沈漸漸覺得沒有興趣再留下去的了。

經過再三考慮，沈劍虹決定離開麗的，由他一手招聘的嫡系人馬，想共同進退，以報知遇之恩，不過為沈所拒，因當年人浮於事，無謂因一人之影響，而牽連各人的前途，就這樣離開了這個機構。

姚克教授亦感到公司擴大，人事越來越複雜，一個學者對於這種勾心鬥角的場合，始終感到不習慣、不適應，終於亦掛冠而去。

時來運到，得失成敗，似乎一切都早有安排，沈姚脫離麗的，鄧樂夫變了聾啞盲司令。正在愁眉苦臉之際，吳秋潭的機會來了，經過

自我介紹，取得鄧之信心，大開拳脚，重用羅鳳筠、高亮等等，另開很多新型節目。爲了表現，還專心編譯「裘琳探案」，及改編「紅樓夢」，播出成績如何，這是另外一回事。

關於麗的大員權力紛爭，差不多直至七〇年，仍在持續。世界任何角落，似乎沒有這種事件，就沒法可以繁榮，不能進步了。

至於姚、沈兩人，離開後，前者往美國去了，後者則往台灣一段時間，最後亦去了美國，廿多年來，沒有他們音訊。

言語隔膜

一朝天子一朝臣，姚、沈二人，先後離開麗的，中、英兩台的台長，都由洋人鄧樂夫一人担任。

鄧，不比現在政府高官、要員。他們不少都會說粵語、普通話，甚至說得一口流利「客家話」，使官民之間，起碼在思想、言語上能夠直接溝通，同時偶然在一起，可以握手言歡，有親切感。

鄧每次召集開會，或接見主要編導，都非要秘書在旁翻譯不可，做成這秘書有無上權威。說實在的，每一句說話，語氣輕重，同一意思，亦大有差別。

當時他手下的一羣最收得、最有號召力的編導，不是完全不懂英語，爲愼重起見，通過翻譯總比較穩當，同時不致出洋相。其中莊元庸、羅鳳筠她倆的英語，比較流暢，不需翻譯，可以直接與鄧交談，秘書小姐卻很不滿，因爲她對於公司裏，事無大小都想知道，尤其是人事調動，節目增減變換，爲的甚麼？沒有人

知道。

另外一位男士，可以直接和鄧說話的，就是由上海落難到香港，在公司門外，苦苦哀求沈劍虹給他機會的 JULIAN NG ，因爲他是在上海讀大學，唯一絆脚石就是只能說「洋涇浜」粤語。

非洲和尚

吳秋潭的英文名是 JULIAN ，譯成中文「裘琳」用普通話讀，頗為接近，他就利用這個名字，寫了一套偵探劇本《裘琳探案》。

女探長裘琳一角，請羅鳳筠担任。橋段、手法都令人一新耳目。成績如何？只可列入見仁見智類。不過台長非常欣賞，認為是不可多得人才，一下子提升為編導主任。但由於他的優點，用在戲劇、廣播方面，似乎缺乏了些甚麼？人們對他都在竊竊私議。

為了人望高處，一定要有建樹、表現，提供了很多對公司有利，當然是對藝員不利的「計劃」呈交台長。這份文件，總得經秘書存檔，她把內容告知「死黨」，於是一傳十，十傳百，變成衆所周知，人人側目，敬而遠之。

吳為人醒目，知道自己做了「非洲和尚」，立即向幾個尚未得志、要找靠山、半新不舊的做合約藝員，作為自己嫡系，分佈各處作線眼、臥底，以防不測。

自私的安排

吳秋潭當時感到孤立無援，於是約晤我。要我勸服所有藝員，跟着他走，不要和他作對、搗蛋。

「只要你叫他們聽我話，大家好好地合作，我會在台長面前替你說項，保證你可以升職。」吳微笑着說。

我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根本上除了一小撮，環境上收入方面較差，播出成績尚未到水平的，對吳所作所爲，一則不了解，二則人微言輕，唯命是從之外，其餘受歡迎的藝員，大都採取「可以不理」態度對吳。假如自己爲了前途，而去說服這班由業餘開始，變成職業化的兄弟姊妹，加上我爲人一向重友情，論事實講公平，是萬萬不肯做，爲了讓對方好下台，暫時答應代爲進行，而事實上完全不去理會。

吳秋潭分佈的臥底，對各人的動態，包括普通日常生活、言談，都作詳密的報告。

好幾位不知輕重，胡亂說話，跡近對吳有影射的，都被個別召見，問長問短，這一着使

人對他更有歧見。其中周永坤，年少氣盛，正是「初生之犢」，實事求是，恃才傲物，被召盤問，仍據理力爭。終於各編導得到吳的口諭：「不要再用周的劇本，亦不要再派角給他。」

坤仔爲了這件事，曾向好幾位編導訴苦，講出當日「口舌招尤」經過，有些聽了表示同情，有些聽了還怪責他不識時務。

正好此時，我接管「文藝小說」。坤仔過去曾爲此節目編劇，亦參與播出過不少場次，當坤仔將不平經過覆述，並有人證可以作證，認爲吳稍爲過份。我叫他回家立即趕一個故事大綱，開始動筆，日以繼夜，趕幾場劇本，第一時間交抄稿者去抄，付印、釘裝，安排好一切，裝着若無其事，如期錄音，按時播出。

此事當然有臥底立即回報，召我質詢。其實此亦我意料中事。吳當時的面色，比「周倉」還黑，壓低了嗓子：「我不是通傳了大家，不要再用周永坤的稿，不要用他播出的麼？」我因爲早有安排，慢條斯理的說：「你的通傳是三日前的事，而我叫他寫的劇本是半個月前

的事，我不能不守信，同時另找他人去寫，時間上來不及，怎辦？」

這一着，在情在理，不管吳從任何角度，都無法去責難我不遵他的意旨辦事，說理說不過，只好含恨在心，伺機報復，這是後話。

其他的編導及藝員有見及此，都為我担心，肯定會有不良後果。為了坤仔的今後，我動了不少腦筋。吳當時有位女朋友，亦在公司當藝員，於是叫坤仔，一有機會，向這方面着手，然後等她轉告歉意，並說出坤仔亦是一個人才，如此這般，坤仔到今天仍然在前身麗的電視大厦內工作。

吳當政期內，曾做了一件令公司蒙受損失的事，是自私心驅使所致，因為公司內所有主持（即編導、導演），全部都是「播而優則導」，例如羅鳳筠、鍾偉明、凌芝、艾雯、湛深、呂啓文、譚一清、高亮、丹萍和我等，可是吳限於粤音不正確，不能參與播出，怕台長說他技遜於人，於是砌詞說：「導演不應參與播出，會影響整個結構，應全神留意演員的台詞和氣氛……。」

突然間，全港聽衆最愛聽的偶像聲音，完全消失了，麗的最吸引聽衆的「明星」做了編導，全部給予封口，很多人還在自鳴得意，省回不少改劇本的時間呢。

聽衆的心聲

自從頒佈編導不准「開聲」參與播出，初時的兩三個星期，導演們皆大歡喜，無謂「自討苦吃」，聽衆們以爲公司節目上安排，不以爲意，到了一個月後，平常喜愛的偶像，始終沒有出現，覺得事有蹺蹊，開始留意，終於收到不少聽衆來信查問。另外娛樂報章，亦收到此類信件，要麗的當局答覆此事。鄧台長覺得此事不妙，召開部門首長會議，一致認爲各個主持、編導，各有各的擁躉，他們都是月薪的，參與播出不需另外給酬，間接替公司節省開支，覺得鄧措施錯誤，鄧受各方面抨擊之餘，發現此事乃吳獻策，雖不知他用心何在，亦感到不應對他過於信任。

一次鄧與高級職員下午茶的時候，談及此事，對方認爲有可能，吳爲了自己不能參與播出，所以作出如此下策，以免人家看不起。鄧聽了覺得非常有理，覺得吳這一着太自私，不以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對他的器重，打了折扣。

經此一役，他急謀補救之方，把《紅樓夢》改編爲戲劇化小說，一方面廣事宣傳，挑選最佳演員配合播出，博取聲譽，挽回台長對他的信任，正所謂不熟不做，這本名著改編戲劇是「吃力不討好」的。

不熟不做

《紅樓夢》的播出，初時以爲剛開始，聽衆沒有注意，沒有反應，五六場之後，有些聽衆來信，認爲這班人「吱吱喳喳」不知在說甚麼？

在「黃金時間」排個這樣的節目，簡直是浪費聽衆的時間。這類信件越來越多，吳爲人疑心極大，認爲有人在「要他好看」破壞他，委托「收銀員」在收月費時順道作一調查。結果一致認爲內容平淡，進度緩慢，出場人物又多，沒法接受，希望早些把它結束，另排節目。

談何容易，《紅樓夢》這樣厚的一本書，節目開已開了出去，就算大刀闊斧，起碼也得播五六十場，才能收科。這一段時間，令他苦透了。

其中有一段原著，「寶玉」犯了家規，受到杖責，誤中要害，他花了好長時間，才寫出以下的一段台詞：「呀，唉，痛死我了，打在我肚臍對下，大腿對上，哎唷，好痛！……」

他認爲自己寫得很到家，結果成爲行裏，流傳不滅的大笑話。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由於艾雯主持的「夜半奇談」，極受[redacted]衆歡迎，劇本是由呂啓文編寫，故事內容多方面提供，音響效果，由溫朗然和我精心「炮製」。

「夜半奇談」的風波

假如你是卅歲左右，你可能還會記得「夜半奇談」這個節目。晚上十一時十五分，「新聞報告」完畢，一陣風聲，吹開了一片「咿呀」的門聲，沉重的脚步聲，襯托着單調恐怖音樂，震顫沙啞而又低沉的聲音叫出「夜—半—奇—談」四個字（是由我叫出的），跟着宣佈這一節的劇名，故事開始播出。

吳秋潭覺得這節目，老幼咸宜，各方面的合作，配合得這麼好，心裏很不舒服。手下那幾位看在眼裏，於是想辦法，找藉口，虛報了一些資料給他，竟然信到十足。

一天，打了一個「小報告」給台長，看了之後，召見他和我。本來有秘書作翻譯的，給吳推辭，由自己担任，原來他是原告，兼任翻譯。說我身爲職員，幫忙播出及策劃「夜半奇談」，藝員們請吃飯，另外又送車錢，屬於受賄。台長認爲我怎會去幫忙製作「夜半奇談」，有疑問。解釋是這節目，遠在未做職員時，和大家一起製作，對音響效果方面特別有研究

，所以他們特別邀請，做好這個節目。有時錄音過時，大家一起吃飯，由於職員不計酬，所以他們都不讓我付錢，至於車錢，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爲藝員不可能領酬後，再湊合送給我。

台長問「夜半奇談」一個月播多少次，我的回答是十三次，再問我是否全部幫忙？答只是六至七次，因爲現在是職員，有自己工作。除非劇本有特別需要，例如難做的聲音效果，或者怪異笑聲等才參加。吳由粵語翻譯爲英語。

我到此時，已知身處惡境，雖然不能流暢地說英語，但讀過中學，總能聽多少，說一些單字。所以以最高警覺，留心聽着翻譯的每一句說話。

說時遲那時快，吳的翻譯中問題來了，節目一個月播出十三次，我全部參與播出。我立即用英語說：「 NO, I SAID ONLY SIX OR SEVEN, BUT HE SAID THIRTEEN, HE IS NONSENSE! 」台長本來對我器重，聽了之後立即拍枱，認爲吳做原告，兼做翻譯

，竟然將被告答詞亂譯，其中定有內因。當下堆出微笑表示已經知道一切，請我可以出去，吳當時還想解釋，台長亦不願再聽。

吳出來之後，深思熟慮，覺得自己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一而再，再而三，不再獲台長的信任。剛好此時，遇上舊友介紹，有一機會在澳洲，在某軍營教「國語」，算是移民落籍在彼邦了。

天空小說家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有聖賢之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還有「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更有「言多必失」。

以上形容愼言的格言，座右銘實在多到有如「恆河沙數」，無非都是警惕有口的人類，不要胡亂說話。古人根本不知道數千年後，竟然會靠「把口」可以當作一種職業，藉此可以養家活兒。

身爲一個播音從業員，面對數以過百萬人收聽他的說話，更不能不小心，而要加倍又加倍的謹愼從事。

古往今來，上至國卿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由於輕率，不經大腦，衝口而出說錯一句話，飲恨終身，或招致滿門抄斬，歷史上多的是。

天空小說家，更有天皇巨星美譽李我，熟人均以「 YOU, ME 」稱之。說才華、經驗、口才，他認了第二，誰敢認第一？未入電台前，曾當記者，社會百態，人與人之間發生一

切事物，耳聞目視不少。若在國術界來說，應以「教一」稱之，不爲過甚。

他講述的故事，十居其九，多爲賢內助蕭湘撰寫，情節進展，想必夫婦二人共商作出決定。

記得有一次，可能與片商見面，或是有要事去辦，匆忙中趕返電台。那時的交通，沒有地鐵，也沒有過海隧道，以他的名譽地位，當然出入「的士」。但輪渡過海，排隊坐車，時間是不由你把握，到了公司，距離節目時間，只有十分鐘，才發覺忘記帶講稿，馬上打電話回家，他住九龍，除非用直升機，否則是無法依時將稿送到。

那年代尚未有聲帶錄音，不過他講述的故事，每天都用唱片收錄，因此把昨天最後那一段，反覆聽了一下，已是節目時間到了，放完主題曲，開始續講。

原來昨天說到女主角，答應了男朋友，今天在港島一間大餐廳共進午餐。她在九時起床後，梳洗完畢，望望天色，想起朋友的過去，描述她的心境，猜想對方，中午見面時可能提

出些甚麼問題，自己應怎樣回答。開始化裝，挑選今天應穿那一套服裝，那一對鞋，甚至佩戴甚麼飾物，如此這般，有條不紊的講述下去，直至一小時的節目時間到了，「喘喘夠鐘，明天再會。」仍然還未見到男朋友，這種本領，問你服未？沒有預材實料，又沒有講稿，邊想邊講，這行裏有那幾位可以做得到？這一則軼事，連公司裏的同事，知道的人也不多。

名利豐收

天有陰晴，月有圓缺。一個國家，或是一個社會、地區、機構、公司，甚或一個家庭、任何一個人，都有盛衰的輪轉。

又有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世事每多變幻，禍福兩字所差不大，然而情形就有天淵之別了。

天皇巨星由穗到麗的，所簽的合約，條件之優，連當時響噹噹的電影明星，亦比不上。除了每小時播出費，再加上由他開聲的那天開始，每增加一個聽戶，他都有佣金，這條數很可觀的。

假如電影公司要購買他故事版權，他與公司之間，又另有協議，收入方面，羨煞不少旁人。

知名度一高，當然會有人動腦筋，請他上鏡，真是時來風送滕王閣，「銀紙追你，你是沒法擋，亦沒法避。」社會上去追求名利的，有哪幾位能成功？相信只有萬分之一！否則到處都是大商家，以及大富翁了。

除了利方面，還有一點是使藝人入行後，不願離開這圈子的，那就是當你走在街上、公衆場合、或坐在私家車上，給人一經發覺，不轉瞬，附近的人都在指手劃脚，那份「舒服」感，是很得意的。

禍從口出

正當天皇巨星紅透半邊天，路路亨通的時候，卻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原來在他的天空小說裏，有一段情節，是說有一個年華雙十，樣貌娟好的小家碧玉，和一個新聞從業員，由邂逅而相識，經過一段時間了解，互訴心聲，表達傾慕愛意，此事正如「雞春咁密，都會部（孵的意思，粵俚語）出雞仔。」女的媽媽發覺了，認爲阿女公司裏的小開，有錢有地位，風流倜儻，追到上門，正是「金龜婿」上釣，豈可錯過機緣。

這一天追問女兒底蘊，欲加破壞。小說家的講詞中，特別强調介紹和分析，這個媽媽，是個無知、只讀過兩三年書的婦人。她對女兒說：「阿女，郝先生是老板的兒子，你千萬不可放棄，你跟他結了婚，將來穿金戴銀，享受不盡，就是媽的下半世，也會有好日子過，如果你一意孤行，不聽媽說話，那個姓衞的，只不過是一個東奔西跑，寫些文章找飯吃，雖然有人叫他們是甚麼冠皇帝，其實有些還是無賴

，抓人痛腳，專揭人瘡疤……。」

第二天，很多報章都批評小說家在節目中歪曲記者形象，加以大張撻伐，公司方面爲息事寧人，只好登報道歉，設宴請罪。

禍不單行

有人認爲「有風應駛盡帆」，亦有人語重心長，不應如此。是與非，很難下斷語。前者雖或撞了大板，觸礁而沒，但有過一段驕人佳境，而後者則庸碌一生，依然故我爲人所忘又何如？

天空小說家受了一次嚴重挫折後，過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時間，舊的故事講完，開了一個新故事，橋段當然離不開社會寫實、言情、倫理方面。

寫小說，講故事，當然要虛構發生的地點、人物和姓名，正如目前電視台，不論古今劇集，都會打字幕出來：「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以免多生枝節。淺見認爲古裝，根據書本，正史裨史也好，無謂多此一舉，否則屬於「多餘之至」。這個新故事女主角，當然形容得天仙化人，冰肌玉潔，聰慧過人，生於平常百姓家，姓路名華儂。故事引人入勝，暫不理會，大約講了二三十場後，廣告部接到密報，有一間化裝品公司開業，所有出

品都用路華儂爲公司名。

有人認爲他受了茶禮，故意每天說上這個名字一百幾十次，等人有了這個印象，那公司可省卻不少廣告費，雖然事無佐證，但今後他的事業便向下坡滑下去了。

聽衆的損失

天空小說家，來港後幾年光景，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盛衰，正所謂「行運一條龍，失運一條蟲」，「人情如紙薄」。再說資本社會裏，東西家之間，根本談不上甚麼叫道義。東家立場，對於一個職員，有利用價值，或非君莫屬，絕對肯禮賢下士，到了物盡其用，就會請你另謀高就，絕不爲奇。

當然亦有例外，賢明而又有遠見的老板，認爲過去曾經替集團出過力，雖然沒有大不了的功，亦有小勞，不爲己甚。更且想到「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不致對開荒牛摒棄，誠屬難得，使人頌讚雋永。

麗的當時用戶大增，節目花式日新月異，小說家又先後發生兩件對公司不利事件，受器重程度大減，公司索性用一個剛從學校出來，考進公司當副編導的陳國基，主持幾個單人講述節目，審查講稿，在節目進行中，坐在控制室監播，使受者有如寒天飲冰水，點點在心頭之感。

一九五九年商台開幕，天空小說家終於在新環境担任要職，雖然他在咪前是天皇巨星，但從此退居幕後，卻是聽衆們一大損失。

「大哥」鍾偉明

姚克執政時期，引進了好幾位高手，例如艾雯、鍾偉明等。沈劍虹經手聘用的有梁省濤、胡麗嫻等。

鍾偉明當時名氣之響，在今天播音界來說，很難找得一個可以和他比擬，因爲除了天賦聲線，咬牙準確，入戲，對工作負責，執導時認眞，絕不苟且。自己參與播出，七情上面，跟他同場播演的人，都特別提心吊膽，因爲不能稍有歪斜，影響整體。鍾爲人正直，雖在年青時代，絕無不軌行動，爲了保持「音質」戒除刺激品入口，早眠早起，十年如一日。

除了品藝兼優，更且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教導新進，另有一套辦法，因此行內人，不論年紀長幼，大多尊稱他「大哥鍾」，他也是麗的最早兩個編導之一。

所謂編導，要懂得編劇、導和演，才能勝任，這是公司的要求。不過在某種特權維護下，只要能編能導，或能導能演（請槍手代編，瞞天過海，過了海就是神仙），正式被錄用後

，大可推說工作太忙，無法編寫。如此這般，亦無人刻意去針對他了，反而眞材實料的，卻苦無有力人士「撐腰」，或無空缺，永遠做一個演員而已。

大哥[redacted]對人謙恭有禮，老少咸宜。主持兒童節目的劉惠瓊姊姊，不時找他幫忙爲兒童話劇組，担任導演，這完全是不牟利，不出名的工作，往往在星期天或假期進行，可能一整天，亦有可能半天，他卻毫無怨言，反而循循善誘，他不接受小朋友稱他鍾先生，叫他一聲鍾哥哥，他必定咧開咀巴應諾。

跟他年齡相彷的，漸漸也隨着小朋友們叫他鍾哥哥，隨着時日增長，演變成大哥鍾的稱謂。

由於他的優點太多，終於消息傳來，有一個機構不惜任何代價，禮聘他去工作，當時麗的高層，得知此事，三番四次，出盡辦法，甚麼仁義道德，飲水思源，聽衆們對他的熱愛等等「蜜語」，都不能打動他的去意，事實上公司的行政方針，人事複雜，使他無法忍受，只答應担任一兩個節目的播出，決定離去。

爲了大哥鍾要另謀高就，整間公司爲之震

驚，除高層開會研究挽留方案，並個別以私人感情游說，都受到婉辭推卻，不得要領。最後通傳各職員，如有任何人士，能勸說他回心轉意仍留公司的，可以獲得升職及加薪。

利之所在，不少自以爲是大哥鍾「老朋友」、「生死之交」要約他談談，顯出公司對他器重程度，大可提出條件，要公司接納，甚或說到「打生不如打熟」諸如此類的花言巧語，他仍無動於衷。

當然上述的利字當頭者，只屬少數，不但沒有挽留意思，還加强及鼓勵，表現出「眞正朋友」隆情厚意，並計劃如何安排一個盛大「歡送會」，報名參與的，非常熱烈。豈料此事，有人轉接的向上層報告，老羞成怒，竟然下令，認爲各人不應參與，一個不愛公司的僱員，是不該與他爲伍，若不理會通知，將會受到處分。

高層人士，此時已亂了方寸，作出的決策，招惹了不少人笑話，當時大部份識時務者，諉稱有事退出該會，不過份屬眞正知己的，仍一意孤行，後果如何，下篇再分解。

餘波未了

歡送大哥鍾的宴會，原本有百多人報名參加，經洋鬼子大班通傳禁制令後，只得廿餘人參加，場面冷落，令人心酸，酸的是人情冷暖，「搵食艱難」！

席間少不免有人對鍾關懷，問長問短，今後工作範圍、新環境、給予條件、工作地點，一一獲得解答，各人聽了一致認為他真是「行運」。有人認為是他品德好，亦有人贊成是他工作認真，表現好，盡是讚譽之詞。

酒過三巡，大家起立，舉杯祝賀他「高升」，「光榮離職」，喜悅、快慰之情，淋漓盡致，更有人在握手言別之際，希望將來如有機會，新環境要人幫手，多多提携。亦有輕描淡寫，互祝前途，保持友情聯繫。曲折、輕鬆、和諧、黯淡的歡送會，就此結束。

人生總有「悲歡離合」、「月有圓缺」，一位替麗的立過不少汗馬功勞，在播音行裏創新，樹建基礎的巨人，終於掛冠而去。

他這一去，當然是麗的的最大損失，也是

聽衆們的損失。而正在孕育、培養中的一羣新血，失落、徨恐的心情，充斥在他們的心坎中。因爲他們失去了一位良師，今後要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尋求，才能達到彼岸了。

在歡送會翌日上午，曾參與該會的人士中，有幾位由大班秘書點名，一個一個順序入去辦公室進見。

原來歡送會參與人士中，早有「臥底」潛伏，宴會結束後，把經過報告頭頭，轉用英語向大班一一細說，因此他手下早有一份名單，宴會上誰說了些有鼓勵性說話的，都召入房中，問長問短，以下是梁省濤被問的經過：

問：梁先生，昨晚你有參加歡送鍾偉明的宴會？

答：是的。

問：公司方面，不是早就向你們通傳了，希望你們不要參加，否則就會受處分的麼？

答：不過，我和鍾先生是幾年來同事，所以跟他吃一頓飯，我們中國人很注重友情，和這種禮儀的。

問：你在宴會上，曾對鍾先生說過些甚

麼？

答：普通應酬，和分別前客套話。

問：你不是說過恭祝他高升，有美好的前途麼？

答：有的，這是一種習慣，親友去外國祝他順風，旅途愉快；假如朋友去工作，都會說一句祝賀說話的。

問：公司對鍾先生非常器重，我們用盡辦法挽留，而你卻在鼓勵、祝賀，你有考慮公司和你個人的後果麼？

鄧大班，這個洋鬼子，說話越來越緊逼，梁省壽是個博學多才，正所謂「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知道對方是有計劃，有預謀，要設法排斥沈劍虹的嫡系人馬，於是絕不示弱，態度强硬。

在半似審問、半似責備的進行中，鄧始終無法夠大梁論理，終於老羞成怒，着會計部「計糧」，梁亦明知結果如此，處之泰然。

眞想不到，大哥鍾離職事，竟然惹起這麼多枝節。不過梁身懷十八般武藝，當年雖然人浮於事，但休息了一兩星期，便走馬上任，到

一間學校執教鞭。

自此以後，公司裏上上下下，那股熱烈的歸屬感，嚴重的打了折扣。大梁教了幾年書後，終於亦舉家移民去了美國，由於工作，甚少通信，雖然曾返香港數次，都是來去匆匆。大梁離去，使有識之士爲之惋惜不已，他不但風趣，博學多才，對於廣播工作，從工程以至編導播，件件皆能，竟然學非所用，被逼幹其他工作，極之可惜。

從此後，沈的嫡系，仍留在麗的工作者，都戰戰兢兢，提防鄧的爪牙，設法加害。鄧旗下所屬則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小人得志，使人目眥欲裂。

幕後名師

硬橋硬馬的國術小說，經鍾偉明担任講述介紹，當時不少青年男女，參加國術館去學武，吹起一陣「熱風」。

他講述了一個頗長的時間，「黃飛鴻」、「洪熙官」、「鐵馬騮」等等故事，情節進展中每一節總離不開要介紹拳脚招數，非常細緻、詳盡。聽衆都認定鍾是個國術界人士，研究他是那個門派弟子，拜甚麼人爲師。

至於國術界前輩，對於他所說的拳脚發招，如何拆招，都沒有表示反對，這使一般聽衆更加强自信心，認爲大哥鍾眞的「食過夜粥」。

他對拳脚發招描述，完全是「朱愚齋」幕後支持。在鍾求教問長問短的時候，有時亦免不了要吃點苦頭，爲了逼眞，過程進展，「齋公」往往會實況示範，雖然盡量「手下留情」，仍然會「馬倒人翻」，爲的是「齋公」乃國術名宿，出手快而準。偶一用力過度，難免肘臂紅腫一塊，他老人家拿出秘製跌打酒，略爲

推搽，立即藥到回春。原來齋公是一個「稀世名醫」，可惜十數載前，仙遊去了。他的神技，只傳授了他的愛女，近況如何？無可奉告。

不過大哥鍾其實對國術，亦略懂一二，卻因工作關係，沒有好好練習而已。



鍾偉明與胡麗嫻

再記鍾偉明

鍾偉明，除了品藝、處世，上文經已介紹過，還有一兩點可以一提的。他對球類運動，特別有興趣，足球、乒乓更是他心愛的，別看他文質彬彬，綠茵場上，跑步如飛，如非目覩，難以置信。

、其次，他對衣飾、髮型，非常注重，保持形象、風度。還有聽衆來信，如註明候覆，他一定從命。整個[redacted]的聽衆來信最多的，當然就是他。晚上十時後，就是他看及回信的時刻，經過兩小時才能處理這幾百封信，絕不假手他人，由此可見他處事態度。

在公司藝員休息室，不論何種方言、何方人士，都會聚在一起，見了面，大家總會點頭招呼。大哥鍾爲了表示有禮起見，一次要求老友方達堯，教他兩句，早上見面，港人習慣總得說一句：早晨，你好！吃了早餐沒有？要用潮語說出來，這老方不知[redacted]錯了，還是教錯了，鍾謹記在心，口裏唸唸有詞，經過一兩天時間，已是滾瓜[redacted]熟。剛好這天早上，室內有五

六個潮籍男女演員，他笑笑口說出所學的那句話，豈料各人面色一沉，女的擰轉身，男的卻面有怒容，幸喜其中一位示意離開休息室，然後告訴他，那句說話是粗俗下流人說的，害得他再見那些人要繞道而行。

常言道，「戲無益」，大哥鍾給方達堯害了一記，假如換了別人，尤其是牛精民、焦贊之類，相信立即找他，飽以老拳，甚或賞他一記金華腿，可是大哥鍾是個有修養之人，只責怪自己，不應誤信，爲何不多問一兩個人，然後跟人打招呼，就不會撞這個板，事後方達堯始知此事，反而更爲難過，除了向同鄉解釋經過，並向大哥鍾道歉，一場誤會才告眞相大白。

鍾和艾雯播演《結婚十年》，好評如潮，後來又碰頭再度携手合播，由艾雯原著，親自改編的《慈母淚》，給粵片名導演秦劍賞識，故事只播到一半，已經簽了版權約，同時委托專家改編，及整理電影劇本，籌劃開拍。一方面廣事宣傳，隆重其事。

購買電台故事版權，拍成電影，當年是很

流行的，因爲可省卻一筆宣傳，譬如說《結婚十年》這四個字，每天電台總會說上十次八次，電台本身宣傳，節目介紹等亦在各報刊登載，加上星期一至五，每天把故事播出，如果有充實內容的，片商都樂意搶購。

秦劍把《慈母淚》排在樂聲戲院放映，粵語片放在第一流西片戲院尚屬創舉，非常不俗。

溫 SIR 這個人

要排麗的開國功臣，溫 SIR ，可算得是其中之一。若論員工表現最佳，亦非他莫屬。

麗的開幕之初，掌政的是美國人夏利士，對事物處理極為嚴肅，對人與人之間交往，不像英國人那樣傳統、保守，着重於階級觀念。

香港每年由六月至九月，是「打颱風」季節，起碼有一兩次要懸掛颱風訊號。幸運的，風姐只是過門不入，帶給人們三兩天的風雨，灌滿了水塘的存量。否則大發雌威，帶來了悲慘殘酷的破壞和殺傷。

五〇年，每一次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假若在晚上或深夜改掛三或七號，很多人就會躲在家裏，做好防風設備，守在家裏，而夏利士大班，他當然是住在港島半山區，獲知風勢轉強，絕不會守在家裏，撥電話去指揮屬下，如何緊急應付，他會立即帶同他的愛犬，穿着「千里馬」，短西褲，開車趕返公司，指揮一切。

第一件事，他要看看值班的工作人員，是

否都能趕返自己的崗位，讓節目如常播送出去，其次到每個角落，看有沒有漏水和水浸。因爲麗的是有線廣播，水浸就會影響播出，而颱風訊號就不能詳細報告。

當夏利士巡視到往工程部的通路，發覺渠口給垃圾堵塞了，積上足有盈尺污水，換上別人，總會認爲自己是這公司大班，高高在上，大發咆哮，叫人來處理。他卻不顧一切，立即跳進水裏，蹲下用手去掏挖渠口，把垃圾一把一把地撈上來，看得其他職員，不敢怠慢，都往其他渠口，有樣學樣，不到三分鐘，積水全部流去。

說實在的，這樣做相當危險，垃圾裏說不定有鐵片和玻璃碎片混在其中，偶一不慎，沾上破傷風菌，茲事[redacted]大了。

跟着抹乾了手，又再巡視其他地方，又到每個工作室看每個人的運作。跟着一溜烟的，又回到車上，開動馬達，開了出去，所有人員，認爲大班走了，才舒了一口氣。

大約過了十多分鐘，車子又倒回來，這行動使一小撮人，馬上產生了反感，認爲夏大班

這種行爲，顯示了對各職員不信任，來一個「突擊」考驗。當然亦有像溫 SIR ，這種只顧工作，不理一切的人，不去理會。到底他爲甚麼去而復返呢？原來他兩手捧不過來，很多紙包紙盒的三文治、蛋糕麵飽，要門公們相幫，拿進大堂，叫大家自己來拿取食物充飢，對員工關懷備至，深爲感動。

一般來說，老板或主管，肯自動自覺，掏腰包叫人去購買點心照顧，已受到歌頌，夏大班竟然親自冒着狂風暴雨，做這種發自內心，對下屬眞摯的關心，比年尾加薪，更來得有意義。

如此這般，這一年，颱風扣門而臨，大小一共三次，夏大班都一樣沿例進行，而每一次事後，例必出通告，提名點姓，讚揚一番，在這一堆名單中，他發現遇上颱風訊號，一經掛出，有一個人，不管是不是自己當值，他都一定提早跑回公司，首先看自己崗位，是否有人，然後到各部門，看有甚麼地方，要人幫忙的，自動請纓，夏大班都看在眼裏。

溫 SIR ，在這一年內，先後獲公司加薪

三次，史無前例，後無來者。除了加薪，當然還得升職，以表讚揚。他是控制室主任，手下有李漢、陳順權、蘇邦緒（唐滌生的女婿）、譚銘[redacted]……等等猛將。

他原名溫啓明；又名溫朗然，另外在配音的時候，卻用「松軒」，粵曲界，不論樂師、名家、票友，可說得「不識溫 SIR ，吻極有限。」他另外有個綽號「黃大仙」，他的成功，可能與這雅號有關。

配音宗師

「害人之心不可有，助人之心永留存。」不管你在工作上，或個人的問題，只要向溫朗然提出，絕不會推三推四，找藉口「卸膊」，在他拍拖、追求何雪凝期間，仍保持這一貫宗旨，實屬難得。

溫朗然風度翩翩，加上待人接物，對工作熱愛，人人對他都很敬重，雖然三番四次，上層人士調動、大地震，都能屹立不倒，不受影響。敬業樂業精神，穩立在波濤洶湧環境之中。

對於工作上，配音是他最高的成就，當時所謂配音，並不是現在電視台西片或日本片，找藝員配對白那種玩意，是廣播劇的音樂過場，音響效果配合。

五零年代，控制室內設備的簡陋，和今天比較，使人搖頭嘆息，佩服當時他只用左右兩個唱盤，能夠做到「戰爭」場面，飛機大炮、機槍、房屋倒塌，有層有次。介紹農場的時候，少不免有雞、鵝、鴨、豬、牛、羊的聲音，

他眞有本領，像魔術師般一一配出來，所有「豬頭骨」最多音響配音的節目，例如偵探、殺人王、蠻荒獵奇、夜半奇談等，編導們一定邀請他幫忙。往往連午飯時間也給剝奪，那時沒有飯盒，只好捱三文治。

溫朗然的記憶特強，某一種音響，在哪一隻唱片，在哪一段，無須查目錄去找。

除了故事節目要他配音，連電台夜總會，歌唱節目導演亦請他幫忙，爲的是每件樂器距「咪」遠近，很重要，效果不同，也要他擇位。

因此每天晚上他下班的時候，看見他那疲憊得「成個散晒」的情形，寄予同情。「能者多勞」，多好聽的讚美，心力交瘁，有誰可憐？但他卻絕無怨言，認爲做好一個節目，對公司有交待，對聽衆有貢獻，就感到心滿意足。

除了自己用精神安慰一己之外，晚上飲一杯「拔蘭地」消除一下疲勞，這是他養生之道。週末假期，湊足四隻脚搓八圈衞生麻雀，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一般演而優則導，但他卻是配而優則導，主導一個金牌節目「星下談」，由陳廣福編劇，媲美任何一個皇牌節目，因爲內容脫俗、健康，富有文藝氣質。可惜陳先生是個醫官，工作上分身不暇，終於擱停了。

人總沒有十全十美，人有七情六慾，難道溫先生眞是超人？當然亦會有「煩燥」、「發火」的時候，怎樣去發洩，只有筆者見過。

爲了太有責任心，找他工作的人又特別多，總會有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情況，遇上不近人情，又不肯體諒的，便會有難聽的說話，說者悠閒，聽者刺心。

溫，他不是甚麼高僧，雖有極高涵養，亦難免氣頂，於是「悶聲不出」走進自己工作室，把門倒鎖，先來一下拍枱，跟着把唱片摔來摔去，我離遠隔着玻璃，看得發呆，那些唱片都是稀世東西，尤其是效果片，有錢亦買不到，要去信英美日訂購，加上這是公司的東西，想着要去制止他，只見他口裏唸唸有詞，不用說正在破口大駡，內容是甚麼不得而知，我犯得着去冒犯麼？但要是繼續下去，在火遮眼環

境下，把室內所有唱片毀滅，是極有可能之事，終於不顧一切，找個藉口，硬着頭皮去敲門。

門開了，剛才隔遠看見的怒容，已散了四份三。我一邊用藉詞跟他搭訕，一邊留意他毀了多少唱片，找來找去卻不見一塊碎片，原來他在盛怒之下，仍極有理智，他用力摔在地上、枱上的，全部都是唱片封套而已。

謹慎處事，忠厚待人，是他律己格言，在他旗下，有年長於他，當然亦有比他年輕的，他都用溫和語氣，好言相勸，務使人人盡責工作和平共處。

棋王李志海

認識李志海的人，都知道他個子並不魁梧，腦袋特別發達，思考、記憶，是友儕之冠。

少年開始，對象棋情有獨鍾，據說曾有「七省棋王」美號，東南亞各地，他的著作不少。各地棋會，或舉辦比賽，均應邀出席，任評判或嘉賓。因此離家出門時期亦較多，友好要找他可不容易。

在麗的，爲興趣參加「戲劇化」節目播出，到電視面世，大型節目中担任問答遊戲主持，及編撰問卷，多半是選編要動腦筋思考的問題，所以出席的觀衆，興趣特別濃厚。事實上，時下的觀衆，他們的知識水平，不比三四十年前，說不定對於太平凡題目，覺得幼稚，又或他們見識學問比不夠斤両的節目主持人更豐，那就會出洋相。例如有一次，主持人問觀衆：「三國裏面，誰人擺空城計？」被問觀衆不假思索：「諸葛亮！」主持人手上的答案是「孔明」。在現場作「答錯」論，事後補發獎品，羞家之至。因此作爲節目主持，具備樣貌、

風度、修養、口才、識撈之外，最重要是本身學識、常識、廣知、謙虛，不恥下問。在這行裏，不少人稍有成就，便不可一世，目中無人。假以時日，不自毀這份成就，也會倒下來！

生活在香港，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東奔西跑，馬不停蹄，博取一茶兩飯。驕陽下地盤工作，晒得混身健康膚色，跟坐在冷氣間，沉默思索，搖兩個電話，銀紙滾滾來，同樣是「為兩餐」，可是身受大不同了。

麗的有個習慣，沒有綽號的，統統給他一個「仔」字，李志海就是海仔，本是孖仔之一，其一出世夭折，體型「的骰」可能與此直接有關，所以娘親對他疼愛有加。

一次，吃了感冒藥，匆匆趕路，灣仔碼頭過海，突然筆直的「仆街」，到了醫院還得洗胃，把四隻門牙拿出來，幸喜不是橫過馬路，否則沒有海仔存在。

海仔在中區認識不少知名人士，人人喜歡與他交往，他可以坐在「麻雀枱」，以一對三。遲來知己，道出來意，大可在旁開個棋局，同樣奉陪。更有遲到者，見他一心二用，引以

爲憾，海仔爲人，絕不令對方失望，一定有交待，是他做人至高無上原則。來者提出通對「羅宋牌九」，於是面對麻雀，右側象棋，左側十三張，不亦樂乎。

有人懷疑，一腦三用，是否使人枯候，或使他頭暈目眩。你大可放心，只有他催人，沒有人嫌他慢的。玩意結束，回家還得撰寫棋書，他可說是個「電腦人」。



棋王李志海

上海之鶯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麗的由於每天十七小時播出，仍未能滿足聽衆要求，特開辦金色電台，專播各地方言歌曲、故事、說書等。

金台以國語爲主，潮語次之，大江南北，所有能搜羅的，應有盡有。除現成唱片外，還請名家來演唱，評彈有謝少石，彈詞有嚴誦君、范雪萍。申曲、上海滑稽都是錄音播出。

這衆多不同類型節目，初時都由莊元庸負責編導，說起莊大姐，來頭實在不小，她有「上海之鶯」之稱，源由出於她「出谷黃鶯」的好聲線，尤其一個節目結束，照例會說：「這個節目今天播到這兒，請下次節目時間再收聽，再見！」最後的兩個字，說得溫柔、動聽，沒有一個人學得上。從她的名字，亦可推算她是名門，大家閨秀，相信她父兄定是飽學之士，才在「抱樸歸元，庸人得福」中，替她改了個「元庸」的名字。

莊大姐進麗的前，已在上海電台工作，有

豐富經驗，演導編一腳踢，又是一流司儀。記得有一次，麗的舉辦遊藝晚會，由她主持兼司儀，到播出時間，由於直播關係，不得不宣佈開始，但到會的人，可能因大雨關係寥寥無幾。

莊大姐經驗豐富，有急智，在現場直播時竟說當時「水洩不通」，人山人海，還要請現場觀衆讓路，給幾位歌星上台，那些在家收聽的，深悔拿不到入場劵，未能參與。

說到莊大姐，對音樂、時代曲，都有很高深造詣，她跟姚敏合作過不少歌曲，姚作曲，她塡詞。至於著名的歌星，姚莉、席靜婷、張露等都是她要好的朋友。

電影圈裏莊大姐朋友亦不少，嚴俊、李[redacted]華、林黛、林翠、楊羣、俞鳳至等，只要莊大姐節目上有需要，都極爲樂意效勞。

過去國語片的配音室工作者，很多都是她旗下的成員，在麗的播出國語組節目，影播雙棲。

相熟朋友中，莊大姐是個「弄璋」傑出人物，膝下好幾位都是公子，恨煞不少「弄瓦」

娘子，爲之羡慕不已。至於大姐那幾位公子，每次她身懷六甲之時，例必大啖西瓜，年齡較高的同事，定必多口，勸她不可，她卻說：「不怕，這樣對胎兒有利，將來不會生瘡仔呢！」



莊元庸訪問李麗華

諧劇泰斗

七十年代的人，度量和性格，是否比較狹窄，斤斤計較。還是當年廣播從業員經驗不足，輕率從事，忽視「慎言」？

記得有一套電影，公演了幾天，突然接到「禁制令」，那套電影的名字是「假鳳虛凰」，原來是影響了某一個行業的尊嚴，後來經過多方面的斡旋、解釋，才能繼續放映。但在別處公映，卻沒有同樣事件發生。

諧劇泰斗鄧寄塵，在電台和電影界享譽時間不短。他在電影圈裏，慈善伶王新馬師曾，認爲他是最佳拍檔，最佳喜劇演員。在電台一向都是單人表演，早期加入麗的，個人用不同聲線，同時在一個環境中，扮演爺爺、婆婆、男女主角、牛仔、B女，相互交談，六條聲帶，已不容易，還要兼顧老中青，男女的不同語氣，的確是高度藝術，難怪洋大班，每有社會賢達，或由外地來觀光的親友，定必帶到控制室，隔窗欣賞一番。一致公認，莫說香港，就是地球上再難找得如此技藝的人。

鄧寄塵，有人叫他「塵叔」、「塵哥」、「塵官」，他都不以爲忤。單從他的名字，我們已可體會他是出自名門。寄塵兩字，豈是一般常人能改的。他的長輩一定是飽讀詩書，世代書香。

諧劇節目主題曲，《聞雞請舞》，聽衆們一聽到這音樂，每戶都立即把音量加大，可見受歡迎的程度。

公司上下人等，對他非常尊敬，亦很融洽，因爲他是行裏人開心果，一有空閒總喜歡找年青新進開玩笑，或是說故事，引得大家嘻哈大笑。

有時又喜[redacted]跟年青人到體育室，打乒乓球，他怕人學他的球藝，假借藉口，定要人打「代價」波，諸如香烟、牛扒等等，試過一次，直落贏了五個扒，可見他的「悶猜」功夫了得。他靜靜告訴筆者，並不是他的球技好，只是他明白到年青人個性，急功近利，火燥性急，沒有耐性，打不上十下，就施展抽竹，往往就利用這心理，使對方自投羅網敗下陣來。

對於築長城，也是他嗜好之一，至於這場

牌勝負如何？離遠你便可以知道，假定他高談闊論，「口水多過茶」，肯定牌風順利，大有收穫。

「塵哥」走紅日子相當長，在麗的只兩年左右，影播雙棲，拍過不少粵語片，當然收入不菲。但對於花天酒地的場合，絕不參與，堅守做人宗旨。

他極有家庭觀念，過去銀行還沒有紅簿仔玩意，他太太是個標準的賢妻良母，接過丈夫給她的錢，往往自行設法，秘密收藏。而爲夫的，極有遠見，用兩毫一呎的代價，在沙田會買了不少地皮，這是廿多卅年前的事，後來在甚麼時候沽出，那可不知道了。

夫婦二人，對子女的教導有方，其一後來在廣播道麗的映聲參與音響工作。另外一位的成就，在行裏可算得是數一數二的後輩，在外國讀醫科，是個腦科專家。「塵哥」在友好相聚時，問及這位世侄，他喜慰之情便會流露於嘴角。這也難怪，廣播行業的後人，據所知，只有楊善禧的公子，曾獲全港翻譯冠軍，現任職於政府部門，可與媲美之外，卻未有所聞了。

「塵嫂」平素收藏財物，確有一手。一次，她抱恙入院，需要交付按金，但銀行休息，使塵哥一時手足無措，後來得夫人指示，回家在那些舊鞋盒中，發現了不少銀両，立即送到醫院，完成手續。

諧劇泰斗正當名利雙收，如日方中，一次，因籌劃往星馬泰登台演唱，例必先要把節目事前錄音，才能出發。一面又要安排走埠節目，在匆忙急逼下，使他簡直喘不過氣來。偶一不慎，其中一段「剃死人頭」播出後，工會來信，提出控訴，搞到滿天神佛，天翻地覆。

那時候，對於此類事件，似乎有一個公式，登報道歉，公開解釋，設宴認罪，才可把事了結。

因橋段涉及影射，亦可能招致罪責，為了此事，塵哥足足有兩個月，不敢步入修飾容顏之所，怕招致不必要麻煩。當年男士髮型，平均一個月總得剪兩次，不像這兩年盛行流長。兩個月不剪，活像今天在馬路上，揹着一個大膠袋，混身臭味，流浪大俠的髮型一般，使他啼笑皆非。

連泰斗這樣小心，豐富經驗，也會冒犯，因此所有播音人都更加留意，謹愼從事。

早幾年，塵哥已辦好移民，到加拿大去，這兩年卻常往返港加之間，曾在電視接受訪問，風采依然，不減當年。一說有人邀請他東山復出，塵哥當然寶刀未老，問題在於這位前輩還有沒有這種興趣，同時能否抽出時間，在東方之珠多留，再爲普羅大衆獻技而已。



鄧寄塵

電台之母

從事播音工作，能夠超過卅年的，到目前爲止，相信爲數不少，要一個個提姓點名的，怕要費一段相當長時間，同時亦可能有疏漏，因此只好作罷。

當然鍾偉明到現在仍然在職，差不多快要達到四十年了。算得上是最難能可貴，聽衆們對他的愛護，使我們這羣半途離開這圈子的工作者，有汗顏之感。

「胡大媽」，年青的廣播工作者對她一定會感到極端陌生。不過這一位由二十來歲開始，參與廣播，那股敬業樂業的精神，使當年這行業中，全體從業員欣佩敬仰。

她的原名胡麗嫻，馬來亞華僑，走過不少地方。八年抗戰期間，在國內中央電台、國際廣播電台，担任工作，專責用國語，或粵語報告新聞，及評論時事。

她的聲音，遠及非洲、歐美、東南亞一帶的華僑，都聽到她呼[redacted]，炎黃子孫們要團結一致，要愛國，不要做敵人走狗，詞令肅穆，莊

嚴而有力，聽衆都極爲感動。戰亂期間，交通雖然常常中斷，仍然收到不少來信，給她的鼓勵，給她無限的信心。她能在這行業中，經歷了卅四年，第一當然是興趣，第二可能就是這股力量。她雖然是女性，但往往公司裏有事，把家中要事擱放一旁。

大媽的先生姓李，是個學者，對她工作上的態度和表現，非常賞識，沒有半點怨言。

在抗戰期間，敵人把中國百姓逼害、蹂躪，舉世皆知，曾經有一羣日籍俘虜，到電台去宣傳反戰，這些人對她極爲恭敬。

人們對她稱爲「大媽」，是在一九五〇年間，當時她差一點才四十歲，爲甚麼人們要這樣叫她呢？因爲她是個有經驗，而有學問的前輩。查實她在四九年十月才參加麗的，做一個普通的播音員，所有重要或急訊，都非由她去播出不可，她的語氣極爲有力，使你聽了，對她所說的極有信心，咬字清晰，用句明確，就是她最佳的特點。

一年後，給晉升爲主任播音員，管理及行政上要她參與，她把自己僅有的工餘時間，想

了一個極富人情味，而又極爲實際需要的節目出來。

她經歷過離亂，遭遇過不少流徙滋味，體會到人間定會有不少妻離子散的悲劇。尋人廣播節目，由此誕生，來信和電話不少，她都很細心去聆聽失縱人的資料，然後詳細地廣播出去，原來這種節目並不簡單，提防不良份子，從中作弊取巧。

憑着豐富的經驗，胡大媽極爲慎重處理「尋人」這個節目，通過這個萬全的安排，例如雙方如自照片，或過去信件，其他有力證明，然後約定時日，到公司休息室，隔着一道玻璃窗，一邊是尋人，另一室是被尋訪者，看他們之間的反應，有點只是目光所及已大聲叫出名字，這已不必再費時查問，可惜當年只有聲的傳播，要是像今天，在螢光幕把實況播放，一定賺人不少眼淚。

胡主持這個節目，可算得是一個皇牌節目，受益的聽戶，更譽爲再生父母。

記得前人，和長者曾經教導，拆散人家夫妻，毀人家園定有報應。現在胡大媽使人一家

團聚，重建家園，當然種善因有好報。今年七十五歲，仍參與義工行列，身體健康程度，由此可見。

有一件事，得在這裏作一介紹，她在麗的，每天工作時間，是違反勞工條例的，人家八小時工作，她卻一定是十小時，風雨不改。

年終統計，如有勤工獎，她一定奪標，因爲絕沒有病假或事假紀錄，原來她每天早上例必作「八段錦」運動，保持健康。



胡麗嫻（站在咪前者）

胡大媽退休了

正如胡大媽常對人說：「電台雖然是娛樂大衆，但仍要負起教育的成份。」

眞的，我們在電視台有時聽見一兩句特別台詞，到了明天，在車上、公衆場合，到處都有人在說了。等於有些人覺得人們對自己不注意，或遺忘，他們故意引經據典，找尋古書，把某一個字的讀音說成另一個音，引人注意，標奇立異，這種取巧，何必呢？

由爺爺傳落來的一個字，或讀音，人們都慣用着。你又何必爲了一己的「另有所求」去貽害年青人。結果會過了一小段時間，人們仍然恢復原有讀音，這就是眞理。

因此，作爲一個播音工作者，要對字音準確性特別留意，不可疏忽。

胡大媽在麗的工作了十七年，一九六六年退休，公司裏上上下下，都像失去了良師。歡送宴上，最會說笑話，而又最會忍笑、搞笑、扮嘢的察叔，致詞的時候，終於淚盈於睫，咽不成聲，靠大家的掌聲，終結了他的歡送詞，

場面雖然帶點滑稽，但可以看出每個人對大媽的敬愛。

有人懷疑胡大媽，廣播時强而有力的聲音，一定是常進參湯，或食補中益氣藥物，這完全估計錯誤了，她的秘訣，就是要用「丹田」之氣，當然要生活有規律，早上要有不可間斷的運動，才能保持。

更有人稱她爲「播音之母」，因爲她對事絕不苟且，對下屬絕不惡言相向。年青的播音小姐，有時戀愛上，或已婚的，家庭上或夫妻間，發生了問題，她總得找個時間，跟她們單獨談話，教導勸諭。因此後來她又主持了一個「婦女信箱」節目，替婦女們解決疑難。

做一個節目主持人，衆所周知。譬如「科學節目」，你一竅不通。「衞生常識」、「時事專欄」、「賽馬」、「球類」等等，只靠專家供應講稿，肯定會出洋相。大媽讀過古書，對古文學相當有修養，在職十七年，讀音用辭未出過錯，實屬難得。

她辦公桌上，放了不少參考書籍，特別是辭典、字典，稍有懷疑，定必不厭其詳，左查

右查，加以引證，有時在難以取捨的時候，很喜歡找察叔研究，因爲他不肯定的時候，不會亂說，引導錯誤，因此這兩人對每個字粵音的讀法，都比較認眞和注重。

宗師鄭君綿

「綿叔」，較老一代的播音人，無一不知，時下年青人可能有陌生之感，他就是鄭君綿。論資格，遠勝大哥鍾、譚一清。

當年有收音機的人，無不知曉。天賦一條好聲帶，小生一角大有「捨我其誰」之慨。論知名度蜚聲遐邇，論功架，老、中、青、正、反、莊、諧，件件皆能。

電台不多，從業不少，變成「僧多粥少」，雖有播音「泰斗」之譽，卻是腰纏不豐，雖不至「饔餐不繼」，卻需[redacted]措「隔宿之糧」。當時藝人生涯，不比時下，只要有人抬舉，有幾分實力，由電台轉到電視，繼而走入電影圈、走埠。立下一個好宗旨好目標，隨時可以盤滿砵滿，安排未來。綿叔開步之始，努力艱辛，默默耕耘，麗的不斷創新，策劃者想到「新型歌劇」、「歌唱故事」等等節目，機會來了。

粵曲界奇才陳伯璸，不只擅長撰曲、編劇，更能編寫播音劇，禮聘担任這項工作。《唐

伯虎點秋香》一經播出，好評如潮，街頭巷尾，人人學綿叔唱的主題曲《秋香恨》，嘎（借用，順德食的意思）羗，嘎羗，流行一時。

電台的新節目，往往會帶動某一類行業。當年新型歌劇、歌唱故事，一經播出，唱片商出了不少「粵語流行曲」，呂文成先生的千金呂紅小姐、周聰、鄭幗寶、鄭碧影等等，包括綿叔，都灌了不少唱片。

綿叔最紅的時候，曾有不少聽迷，千辛萬苦設法跟縱，誠摯懇求給機會，追隨左右，第一希望能接近，第二希望能收留作學徒。綿叔眞是有苦自己知，工作上忙得要命，還要應酬招待他們，自己環境亦並不寬裕，幸喜有個「騎樓」給這些人坐立。因此他亦有不少學生，但留在播音行裏，爲數卻不多。

這行業有個怪現象，一旦成名，極少肯坦誠告人，他是跟隨誰人學師，或是跟誰「出身」，引導他入這行業，生怕會「失威」，多半編一個故事，因參加比賽，爲電台賞識，向他招手，參與播出。跟「平劇」、「粵劇」大大不同。例如林家聲早就對外界表示，師承薛覺

先，是薛腔嫡傳，戲迷對他難道有鄙視麼？相反只要聲哥埋班，演出地點，離居家多遠，一樣捧場。爲甚麼？除了聲哥造詣，還有就是他的「人情味」，「尊師重道」得人敬仰。廣播行從業員爲何背道而馳，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藝壇有個「東方差利」伊秋水老前輩。廣播亦有個「東方貓王」鄭君綿，三十歲過後，命運開始好轉，在歌唱方面，走諧趣鬼馬路線，極受普羅大衆[redacted]迎。

麗的播出歌唱故事、新型歌劇後，覺得人手不夠應付，於是，溫朗然等開會研究，決定舉辦「公開歌唱比賽」、「粵曲比賽」。熱鬧情況，有如時下之「未來偶像爭霸戰」、「新秀歌唱比賽」、「十九區業餘歌唱比賽」。

即時產生了藝壇三[redacted]出來，那就是芳腔的李寶瑩，凡腔的黎文所，女腔的鍾麗蓉。

另一組比賽，又發掘了新何非凡梁金國，新白雪仙陳慧玲（華慧娜儀態專家，陳麗玲姊妹的三妹），新任劍輝陳秀英，新芳[redacted]芬崔妙芝。

娛樂報導，雜誌工作人員，忙個不了，資

料消息之多，打破紀錄。

跟着電影公司，對於有生意嚜頭的題材，「有殺錯冇放過」，拍了不少「歌唱片」。

一時間，「粵語流行曲」、「粵曲」、「歌劇」瘋魔各階層，電影院、涼茶舖、報攤，報導這方面消息的，佔了大多數。

擅講倫理故事的蔣聲

五九、六〇年間，除了李我、鄧寄塵加盟麗的外，還有一位頗受歡迎的蔣聲。亦是採取個人講述方式，主題側重於倫理方面，聽衆對象爲家庭主婦，或上了年紀的公公婆婆。

過去麗的，節目編導算是高級職員，搞出來的節目，好與壞，收聽率高低，都極重視。藝員跟聽衆是最直接的一環，但編導控制、包裝卻是整個節目最重要的靈魂。因此每次編導會議，總得提出原有每個節目的近況，互相批評研討，加以改進。

有些編導認爲自己主持的節目時間過久，想更換新節目，必得把整個「新」的計劃提案，而最重要的一點，這個節目內容，打算給甚麼人收聽，然後再研究播出時間。例如童話，肯定要在下午五時後，因爲這時間，才多小朋友可以欣賞。節目內容和播出時間配合得不好，簡直就是浪費。

因此一般來說，上午九至十一，下午一至四，所排的節目，多選唱片或重播來填塞。事

實上那幾個小時，除了工友在廠內一邊工作，一邊收聽，普通家庭卻甚少成員在家裏，所以有此安排。

至於蔣聲，對中國古文學，固有傳統，忠孝仁義，道德倫常，不只個人、家庭重視遵守。他講述的「倫理小說」撰寫的主題取材，全部都側重於寓娛樂於教育。

因此家庭主婦，和一些上了年紀，兒孫滿堂的長者，尤爲熱愛和捧場，聽衆不少，也算是長壽節目之一。

他有一個好太太，除了處理日常家務，井井有條，管教兒女，鄰居們絕不會聽見她高聲呼喝、鞭責咒駡，她用的是鼓勵、勸導方式，兒女們亦容易吸收和接受。他們的千金，曾在傳播界工作一個時期。

蔣聲爲人，是個有計劃、有遠見的人，在麗的工作期間，亦不忘學習。印刷、廣告這兩方面雙管齊下，憑着他天賦口才、聰慧，早就「未雨綢繆」，爲未來鋪路，傳播行業後浪推前浪，總有一天會離去，人所盡知，儘管你今天紅透半邊天，前呼後擁，「姐」級人馬，總

有一天會給人遺忘，假如工作及早安排，到頭來遇上「失落」，這滋味是否受得住，這是個「忠告」，謹記謹記。

是去年末的時候，遇上蔣老兄，精神談吐，一切依舊，只是[redacted]髮帶了點灰白，據說和友好搞廣告生意，兒女們都成材，生活不成問題，只是找點精神寄托而已。

馬昭慈的雅號

家庭主婦的馬昭慈，她先生也姓馬，馬先生當年任職於渣甸坊倉庫，這公司福利不錯，有宿舍供應。

她未婚前已醉心嚮往於戲劇，社團及電台經常見她芳踪。為了排戲，她可以忘記回家做飯，直至午夜才猛然記起，人人為之担心。不過馬先生是一位明事理的好好先生，可能還是個有「氣管炎」，成「胃氣病」的男士。不但不會責備，還不敢過問呢。

她為人爽朗率直，純興趣，不為名利。因此遇事不理天高地厚，主持公道，夠中氣，又大聲，一般同行中人，假如有越軌行動，做妻子的往往會去找她評理。她會立即找那個壞丈夫，左手叉腰，右手戟指上面，一輪機關槍，對方別說招架，連發言機會也沒有，問你怕未？這種場面，老資格的幾位朋友，都可以作證。

有時馬先生在場，覺得對方的樣子怪可憐，這些是人家私事，插嘴輕描淡寫說一兩句。

嘿！糟糕！一連串的「閉嘴」、「多事」、「不關你事」！好好先生只得搖搖頭，全不作聲，離開現場，回睡房看報紙去了。

假如在今天，人們一定會說她蠻橫、不講理、霸道。那時的人卻並不如是，只是給她起了一個很好的雅號。

幾個肚裏有幾滴墨水，而又喜歡用腦，半諧半莊的好傢伙聚在一起，話題當然多的是，說呀說的，拉到馬昭慈身上，有讚賞，亦有說她過份。世上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會受到人家的批評，無可避免。亦必然是毀譽參半，要是[redacted]美超半，那已是好人了，因此有人叫她「馬乸」，也有人較爲斯文些，稱她「馬婆」，她的夫婿當然是「馬公」，不在話下。

經過個多小時思考、辯論，終於把前者決定，全部推翻，正名爲「芭蕉葉」，但覺得累贅，會引人誤會以爲她姓葉，於是簡化爲「芭蕉」。一個人知道別人替自己起了個綽號，總會問個明白。

公舉多口善辯的「察叔」代爲解答：「若論動物，最大要算恐龍，但存在兇狠，令人恐

懼生畏意念，形容女性似乎不大適合。所以找花草樹木，以花喻慈姑，離題太遠，她的個性，並無半點溫柔，說美麗嗎？只有馬公一人欣賞。樹木之中，最大是甚麼，亦難以引證，不如找植物中，甚麼的葉最大？結果認為是芭蕉葉，有大阿姐的含意，當然亦有巴辣的意思。」她聽了頗感滿意，這雅號從此不脛而走，全行皆知。

女性格演員

聲線往往是播音人最大局限，例如「芭蕉」，要她飾演少女，是絕不可能的事。除非是喜劇、趣劇，扮演一個摽梅已過，仍待字閨中，還可勉強去搞笑，跟電視不同，可以化裝、服飾等有所幫助，聲線稍差，形象補足。

芭蕉，加入電台工作，記憶所及，可沒有以少女角色播出過。最低限度扮演卅多歲，或以上的角色，擅長惡家姑、媒婆或鴇婆，確實栩栩如生。《七十二家房客》她是扮演「生觀音」一角。在《雷雨》中担任「魯婆」，都非常成功。

後期[redacted]化小說，發揚光大，更忙到應接不暇。

一般播音人當年盛行中午休息午膳，一定齊齊到六國，或悅興品茗，她大半推辭不肯參加，有人以爲她怕要做東道，特別提出只是AA制，她仍然推三推四，坐的士趕回家。又有人懷疑她要伺候「馬公」，一同吃飯。忖測多多，最後眞相大白，原來她是「回教徒」，酒

家多數是用「豬油」，所以才不在外進食，除非到清眞館子不可。

在教會裏，基於她辦事能力，加上又有知名度，担任要職。每年會裏例有盛會慶典，由於她的面子，同事們定必應邀參與遊藝節目助慶，使該會生色不少。

馬昭慈在行裏，在回教會裏，人人都對她尊重有加，她有要求，一定是公家事，沒有一個不樂意去做。遇上朋友有困難，定必到處周張，大費唇舌，務求能籌款資助，替人解困。曾有一位年青人藝名「楊古」的，家中有事，以致生活饗餐不繼，她招呼在家，足足維持好幾個月，直至他找到工作爲止。這種行藏，眞乃女中豪傑。

芭蕉熱衷戲劇，馬家傳宗接代責任，無暇理會，直至過了一枝花後，才有夢熊表現，朋友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今後他倆，夫妻感情更進一步，家庭間有個小寶，定然不致冷清清。憂的是生育時，年齡稍大，是否會有困難？這是多餘的想法。

不過最喜歡的，還是「馬公」，自從太太

中大附小現眼後，經常笑口常開，因爲不愁馬家繼後無人也。

一天，消息傳來，芭蕉入院待產，我和鍾偉明、藍菲、毛畏等等一大羣，趕到馬家，正是「皇帝唔急太監急」，問馬公喜歡男還是女的，答案是：「無所謂！」於是這羣落第才子，忙着替馬家新一代取名，經過一番推敲認爲「麟祥」最爲合適，但不能連姓一起叫，結果父親替兒子改名「馬鐵聰」。

「甘草演員」，不論任何時代，只要有實力，總不會受到淘汰淹沒。一齣短劇，或一個長篇劇集，可能只有一生一旦，但其他綠葉、甘草，卻會很多去陪襯。

芭蕉在電台表現成績好，星探終於找到她頭上，邀請參與電影工作，過去在舞台劇上的經驗，加上她造型功夫有基礎，片約不少。目前深夜播放的粵語片，不時看見她演出。她個子高大卻染了個「哮喘」之症，天氣一有變化，發作起來，無法支撐，眞是痛苦萬分。使人對因果之說生疑，像她這樣一個好人，爲甚麼要這樣折磨她？只可以說：「前生作的是，今

生受的是。」

有人說香港氣候潮濕，對風濕、哮喘病者不利，馬公極力主張舉家移民加拿大，大半理由，爲了她的健康。雖然她明知道一離開香港，她的戲劇生涯，從此結束，但爲了減少痼疾來臨的痛苦，終於忍痛離開，舉家遷往彼邦，始終沒有音信。數年前，訊息互傳，據說芭蕉葉落，已在加離開人間，聞者無不惋惜。

鼻祖之一譚一清

說了不少[redacted]的領導層，好好歹歹的軼事，亦該介紹一下當年曾爲該公司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本身亦蜚聲一時的英雄人物。除了大哥鍾，曾被[redacted]爲「播音皇帝」，這榮[redacted]，不單只播出成績好，還得要有好的品德，因此他當之無愧。到今天仍能在香港電台當高職，屹立卅多年，不簡單。

一齣開幕首播話劇《陸官發財》，作者譚一清，現仍在無線偶一露面，據說健康理由，不敢多接劇本，只抱着「過戲癮」的態度。

一清是他自取的藝名，長輩給他的名字是鴻鈞，出身於大家庭，祖父是三十年代酒店業鉅子。他這藝名，曾受友好非議，認爲跡近出家和尚。不過，他的理由，認爲塵世間，人人都充滿俗氣，包括一己，亦脫離不了，希望能做到「十俗一清」於願已足。

從他識字開始，便喜[redacted]閱讀劇本，所有名著，沒有百分之一百，亦有百分之九十拜讀過，奠定了他後來播、演成績的基礎。據前[redacted]說

，要做一個好演員，要多閱讀名人劇本，多看別人的演出，自己多仿效練習。時下快將晉升哥級、姐級人馬，能有幾人做得到？

一清酷愛戲劇，想走入這圈子工作，談何容易，當年人浮於事，百業凋零，想找一份普通工作，亦難比登天，靠熟人面子介紹，還得要担保。

佛家所說的「緣」，確實不到你不信，剛好那時候，早期電影界大導演關文清，和紅透半邊天的大明星鄺山笑，兩人合辦了一間「山月同學會」，計劃培訓接班人，給年青人投身戲劇的機會。

這個會的定名，取鄺山笑的「山」字，關文清英文名的「 MOON 」譯過來就是「月」，因而得名。

經過精密的筆試、口試，取錄了十多名學員，如鍾偉明、莫蘊霞、方達堯、劉達、譚一清等等。關鄺二人原始意向，是訓練這班人從事電影工作，結果大部份走上電台之路，只有莫蘊霞、劉達在電影圈，卻並不得意。

譚年青時，稍長的面型，跟現在面圓圓「

大富翁」的樣子，大不相同。當年樣貌個子不俗，充担過不少小生戲路。但他本人卻喜歡演老角，及性格戲路。寫過不少[redacted]綿悱惻愛情劇本。後期由於公司安排，做了編導，開始改編劇本，爲數不少。得意佳作，要算是《殺人王》了。錄音帶賣往外地，亦極爲收得。

從事播音工作的人，大半都是「牙尖嘴利」、「口水佬」。噤若寒蟬，三緘其口的，不是沒有，但較爲少有了，一清算是不喜開聲的那類，人家說笑話，他聽了只是笑笑，很少加入湊熱鬧，所以有人給他一個雅號「老夫子」，是說他爲人穩重而已。

他太太何寶如，在他打算投入電台時相識，一清那段時間，正是青黃不接，最艱苦的時候，幸喜她在中央戲院工作，時常加以幫忙，此情此景，令人欽佩。

記得上一代的長輩，對於從事戲劇藝人，都有極端偏見，認爲是沒有出息的「擘口仔」。知道女兒愛上了一個走戲劇路線的人，大加反對。她卻不顧一切，一意孤行，變本加厲，對譚不斷鼓勵，盡力支持，眞有如「廣東大戲

」後花園相會，贈銀三百兩，上京赴試的戲匭。結果嘛，他不負所望，成爲播音界出類拔萃的鼻祖之一。眞可說是慧眼識英雄。他們有好幾個兒女，據說有一位亦子承父業，在電視台工作。

近年來他曾在鰂魚涌開設一公司，賣唱片及錄音帶，後來因時間問題，不再[illegible]續。現在很少與老友往還，因爲已是好幾任的公公爺爺，樂在其中呢！

編劇奇才程雪門

電台芸芸編劇中，較早期的有毛畏、藍菲。能夠由五〇年代，直到今天仍受[redacted]迎的，當首推楊普禧，目前仍在商台，用程雪門名字，編寫不同類型節目，每週所交場數不少，別誤會他是「往錢看」，那就大錯特錯，三十多年的編劇經驗，未嘗中斷，成績如何？還需考[redacted]麼。

楊普禧的劇本，不光是[redacted]的重用，港台、商台都極受歡迎。他的作品，包括文藝、言情、喜劇，緊張恐怖，屬於多元化。對諷刺性方面，不但針針到肉，不只擅長，亦是他感到最有興趣的寫作。

說他的劇本，去到全港的電台，絕不誇張，除劇本外，又寫「專題」講稿，供應很多較為出名的節目主講人。最高紀錄，一天可完成四個「半小時」劇本，及兩段個人講述專稿。速度之快，確是「筆走龍蛇」，「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因為抄稿的人，有時去到他府上，欠幾百字，只好稍等，飲完一枝汽水，便可

取得原稿。

編劇人，大半喜歡寫長篇，因爲短篇每半小時得完結一個故事，亦即時刻要去組織思維另一個故事，一個未完，已需再想下一個。但普禧對這問題，卻毫不在乎，認爲社會上，書本上，要找題材，比比皆是，俯拾可得。

「十八樓C座」，那些精彩台詞，有耳共聽，往往使人拍案叫絕，甚或狂笑，又或會心微笑，這就是他的成功之處。相信同行裏，不少寫過長篇小說或故事，任誰都難以打破他的紀錄，一本《西遊記》，足足編了三百○三場，在吉隆坡、怡保等地，最近仍在一再重播。



作者與程雪門(右)

著名的劇作家

麗的編劇較出名的，呂啓文亦是佼佼者，《人海傳奇》、《夜半奇談》都頗出色，至於喜劇，卻不感興趣。

蘇廷芝的歷史故事，引經據典，找資料的時間，多於編寫。使人不只懷舊，對於過去古人的生活習慣有所認識，了解歷史背景和過程，是個肯負責的編劇家。

馬雲，原名李世輝，本是小說作家，曾在麗的呼聲日報當過記者。曾寫過一本「大地恩情」，暢銷國內。早期寫過不少鬥智、偵探小說。後來在麗的寫「武俠小說」一劇，轟動播音行。

社會言情，倫理文藝劇本，寫過不少，武俠小說劇本卻是他所長。近年來熱衷於在雜誌方面寫作。

近期出版了一本「男人的品味」，據說今後致力於這方面發展。

龍影是個出色演員，担任過電視遊戲節目主持。對編劇亦是高手，工作忙所以作品較少。

蔡綠波又名蔡錦，博學多才，本是報章作家。後在麗的寫過不少劇本，對「夜半奇談」稿件，每有佳作。可能閱讀多，走過不少地方，耳聞目覩的資料廣。所以作品頗受聽衆歡迎。

才女艾雯

麗的呼聲全盛時代，要算是開幕三四年後。當時有一位極受[redacted]迎的女藝員。她在一九四七年代表學校參加全港校際戲劇比賽，榮獲女主角冠軍獎，可見她對戲劇造詣之深。她姓脫名慧貞，或許你仍會覺得這名字很陌生，難怪，因爲她的藝名是「艾雯」。

她担過不少大型節目的女主角，飄揚的《結婚十年》，她自編自導自演的《慈母淚》、《金夫人》，都是令[redacted]衆、觀衆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爲甚麼會說到「[redacted]衆」呢？因爲上述的播音[redacted]，全部都給片商[redacted]購版權，拍成了電影之故。

至於她主持的《夜半奇談》、《人海傳奇》，都是皇牌節目。至於《慈母淚》，她細膩而入木三分的筆法，加上參與播出的人，人人都能把握劇中人的個性，隨着台詞，培養眞情入戲，成績當然爲人「叫好」。四五十場的播出，只播了一半，大導演秦劍便高價買下版權，還邀請粵[redacted]紅伶紅線女担當主角。破天荒在銅

鑼灣，第一流放西片的「樂聲戲院」，放映粵語片《慈母淚》。

她有才女之稱，曾當過高級編導，綽號「蛇女」，可能是個性或習慣得來。



才女艾雯

播音女明星

麗的全盛時期，「當家花旦」多的是，艾雯、梅梓、湘漪、凌芝、丹萍、何雪凝等等，數之不盡。

部份已介紹過，現在要一提的，湘漪，原名梁翠屏，戲劇底子深厚，屬演技派，最近幾年，在無線亦有露面，有目共覩，不必細贅。

凌芝，原名張麗瓊，標準高度，嶺英中學高材生，做過編導，求學時期，成為校花，艷麗程度可想而知，嬌滴滴鶯聲，男性聽衆，迷倒「木箱」旁的不知凡幾。近年來為了兒女前途，移民去了美加，不過每年例必回港一次，照例電告舊日友好，相聚幾回，念舊之情，可見一斑。

丹萍，周雯是她眞名實姓，也是演而優則導的人物。她的近視，雖然不致要戴「笡盅」，亦不算很深，總超過一百度以上，近視的形成，大半是因為年青時，用神過度，她不只是個優秀的播音人，同時是配音高手，這門學問，除了經驗，還得「眼快」，「記憶力强」，

「口齒伶俐」，「隨機應變」。在配音來說，她可說是個前輩，不只配得準，還有情感，由於成績好，經驗老到，好幾年前，她已做了領班，直至目前爲止，仍在亞視效勞，對新進和後輩，不惜花時間，用心指導，難得之至。

人望高處

五十年代末期，麗的人事變遷驚人，先有吳秋潭被逼自動辭退，遠走澳洲。

繼而紅透半邊天的洋人，節目部總監鄧樂夫亦相繼落台，回祖家去了。

五七年五月廿九日，麗的映聲以黑白電視在港九首播，中英文穿梭播出。利用早就敷設地下線路，按戶收費，並需付安裝費用，買機、分期付款，悉隨尊便。

中文節目負責人為林蒼。

在電台廣播方面，吳鄧二人離去後，一位由滬來港的蒲美鍾，原籍上海，是著名的唱片公司主腦人，掌握中文節目部經理大權。他對艾雯、高亮特別賞識，但為人相當謹慎，經驗老到，時刻留意下屬擴張勢力，勾心鬥角，因此他提拔尹德華作為副手，加强注意手下這班編導。

受他器重的幾個人之中，亦非庸俗之輩，對於蒲那一套個別擊破，使各人互相猜忌，各自為政手法，早就胸有成竹，洞悉於心，不加

理會，把自己工作搞好。當然其中亦有個別陽奉陰違，做兩面人。甚至看風駛帆，說一套做一套，希望得蒲青睞，拉一拉，提一把，飛上枝頭，脫穎而出，凌駕同儕，一顯才華。

密底算盤

蒲美鍾全力要搞好內部人事，對外節目上的製作，經已「心力交瘁」，本身健康一向積弱，只是一百廿磅體重，個性急燥，對日常事務一不如意，便動肝火，這是衆所周知的事。

過去在申時，工作和環境都很寬裕，五〇年來港，可能受過一些挫折，對於「錢」很重視，很少肯請人去「下午茶」或「午膳」。公司不成文規定，經理級可以有車有司機的享受，他卻不要這「排場」，要求將司機那份人工折現，坐的士代步，理由是替公司省回一筆開支。據說每個月他只支付一半出去，其餘的一半可以袋袋平安，覺得非常高興。常對同級或主任談論，關於上下班坐車問題，主張不可買車，車身會折舊，機件修理，汽油，抹車費，違例泊車，觸犯交通條例，找位泊車，予人方便，順風接送，費時失事，假如不懂駕駛，考不到執照，請司機，那就更慘了，認爲最好是坐的士。

這一套理論，世上的汽車公司、汽車經紀

，保證要消失、絕跡。的士公司及司機，一定眉開眼笑。不過從這一件小事，和他的主張，便可以知道他對錢財的看法，可以說是節儉，難道不可以說是吝嗇麼？

簽約風波

蒲美鍾走馬上任後，一來人生路不熟，過去雖曾是娛樂圈中人，畢竟搞的只是唱片行業，對戲劇充其量作爲一個[redacted]衆而已，一旦要挑起這個担子，必得要找幾個心腹，爲自己引路不可，這班人裏面，誰最可靠？誰可利用？他們頭上沒有鑿字的，只好靠猜度，及接觸言談間，找得力「馬仔」。

人，總會有自己完美的一大套計劃，上任後第一個計劃，怕人才流失，給港台給商台拉角。商台在五九年十月廿六日開始首播，當時只要買一個原子粒收音機，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收聽，又不需繳交每月十元的費用，如果它沒有好的人才，好的節目，肯定用戶一天比一天減少。有見及此，立即擬就一份計劃書，呈交當局，希望與大部份聽衆偶像，成績好的藝員簽約。

不知是上頭的批示，還是他得力助手的意思，結果只是簽了五個最有名氣的阿哥阿姐，其餘的只着令各編導，用多年來交情去維繫、

安撫。

而事實上，其餘尚有不少「響噹噹」的人物。他們爲了面子，爲了今後收入，這是現實問題，都在考慮「各奔前程」大計。

紊亂的部署

原有的電台，新開的電台，知道了麗的和局部藝員簽約，封鎖人才外流。同時部份沒有簽約的，情緒非常惡劣，於是派人向他們招手。

呂啓文、梅梓、曾永強等走往港台。馮展萍、周聰、趙樹堅、林彬等走向商台，使曾經一度被稱爲播音王國的電台，一分爲三，鼎足而立，分庭抗禮。加上人家不收費，自己仍每月收十元節目費，此消彼長一面倒形勢下，公司方面又只着重於有線電視，似乎沒有心情再理會金銀台方面，使中下層工作人員，爲之氣餒。

蒲美鍾另外一個新猷，提升了五個藝員做副編導。無非是怕這些受歡迎人物再流失，至於薪酬，差不多和正編導非常接近，這些老編導心境如何，不必多說。

蒲氏的一切，已到了「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越搞越亂，不可收拾。他手上一男一女助手，卻各自爲政，男的部署自己友好，不管

他對戲劇有否認識，先給他來一個劇務工作，伺機升拔上去。女的嫉妒成性，學問比她好的，工作上、或戲劇知識比她強的，都盡量設法排除。試問蒲用了這兩個得力助手，怎會不注定他後來的結果呢？這一段時間，中文節目部眞是風雨之秋了。

蠻不講理

一天，鄧寄塵突然表示，公司對不起他，這麼多年來，物價指數不斷增長，而他的酬金卻一直保持原狀，欺人太甚，商台有意想他過去。

蒲知道這件事，眞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他有一個特性，就是想加薪，而帶有要脅性的，肯定不接受，防範後有來者。同時，他認爲任何一個最好的節目，都不可能與天同壽，總有一天受唾棄。本應向鄧[redacted]牌，請他另謀高就，問題卻在蒲上任後，離散的人數實在不少，鄧在高層人士洋鬼子腦海，有頗深印象，變成投鼠忌器，左右爲難。

與此同時，最高當局，下一道通告，因業務不前，利潤下降，而電視方面支出，數字龐大，誠恐有失，要全面節約，並全面徵求有好的開源辦法。

爲了節約開支，下令要中文唱片房，把有內容的舊聲帶退出來應用。蒲聽了大不以爲然，他認爲這些聲帶有內容的，價值足抵四五盒

新聲帶，一旦採用這項措施，等於將港幣放入爐灶，而高層人士，不想再用現鈔購買聲帶，一意孤行，這使唱片房負責人一則痛心，一則惋惜。而蒲氏感到洋鬼子蠻不講理，又不尊重己意，頗爲氣惱。

曝光太多

最高指示，一切節約，要保留職位，遵守指示，逼使合約藝員、編導、主持，全部參與播出，務使減少支出，有如無線一樣，下午七時的劇集，見過的演員，八時卅分又再見他的演出。在麗的，一晚連續幾個節目，都有某一個人的聲音出現，犯了曝光太多的毛病。演員「播到殘」，有厭倦之感，聽衆則聽到「混淆」、「討厭」。直至聽衆來信反對，報章讀者來函提出意見，才酌量減少這種錯誤措施。

蒲爲人相當主觀，處事只顧一己的喜惡，除了重用左右手外，連他的副手尹德華亦不予重視，可有可無。此外，他對於凌芝、丹萍這些年青貌美的女將，特別喜悅，有空的時候，總喜歡跟她們坐談聊天。

爲了栽培凌芝，安排她跟我做轉播，當時是星島假英京酒家，舉辦一項慈善歌唱，結果新手和老手之間，當然不會融洽，節目播出似乎不錯，我倆之間卻種下了很大的歧見。事後蒲對凌大加讚賞和鼓勵，而凌則淚盈於睫，幾

乎泣不成聲，認爲我沒有好好教導，又沒有安排，給她多些機會開聲，在重要的關節不給她表現。他聽了後只好多加撫慰，答允以後多給機會，另想辦法。

內憂外患

蒲美鍾可能年紀大了，對過去的戰績，是指在上海那股鬥志，到了麗的，亦可能太多束縛，無法施展，只好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安度晚年這條路。

不過，世事時刻變幻，商台雖屬新埋班，但人人肯多走一步，廣告部ＴＰ鄺，神通廣大，又是這行翹楚，廣告多自然可以做多些節目，加强陣容，聽衆亦越來越多。

相反麗的用戶拆機數字，亦一天比一天多，蒲氏仍堅守高層指示，加强節流，搬出不少數年前收得的節目，塡充時間，並巧立名目，說是聽衆要求重播，這種自欺欺人的招數，瞞不過聰明的聽衆，拆機之聲不斷傳來，蒲氏簡直沒有善法解救。

在蒲氏管轄的中文廣播組，下情無法上達，因爲他曾下令，凡事先經他的左右手，很多問題就此被擱置。

其間曾發生四個副編導，聯合提出要升職正名。他的左右手，可能是幕後指使者，因此

推說無法說服要求者，勞動蒲親自出馬，費盡唇舌，個別接見，用「拖訣」過得一時得一時。

由於壓力大，左右手又並不携手合作，互相猜忌，副手又怕事不負責任，藝員們分分鐘要走，蒲終於病倒了。

病入膏盲

白領，大部份都是「盡我所能」，不只要做好份內工作，更要表現。最終目的，主管能賞識及發覺，從而升職加薪，這是正常之路。然而遇上「濫竽充數」兼且不學無術的，胡塗主觀、懼怕你的眞材實料，遠勝於他，那可不能一概而論，把你壓制着，有如張士貴對待薛仁貴，那已算不錯了，若是攆你出大門又如何？

蒲美鍾對上無以交代，屬下人員又動盪不寧，終於醫治不來，求醫診治，經診斷後，[redacted]生認爲必須休息，否則由神經衰弱，變成精神崩潰，不可收拾，只好遵從醫生說話回家休養。

一九六二年二月開始沒有回來辦公，至四月二日，開始重返寫字樓，據說是肺病作怪。

六月廿日，總經理召集全體編導會議，宣佈蒲氏將於七月開始休假，爲期三月或會延續。如此說來，蒲氏此去，回來與否已成大問題了。

八月廿二日新大班華倫上任，第一件事，委任尹德華代蒲的位置。並不斷召開節目會議，企圖「力挽狂瀾」，一切似乎微露「曙光」。

十月廿九日，噩耗傳來，蒲氏離開人間，翌日舉殯。

青年心理專家

蒲美鍾在職時，在辦公室門外，經常出現人龍，等候謁見，尤其手下寵臣，更奉承左右，唯恐不周，一旦染病入院，初時仍有個別到院喧寒問暖，報告公司近況，策略指示，漸漸發覺病情並無好轉，或許由於工作太忙，亦沒有再去了。

蒲氏舉殯之日，場面冷淡，使人不禁寒慄。怪不得有人主張「有風駛盡艃」。趨炎附勢之人情如紙薄，此地爲甚，而藝術界更甚，信歟？

尹德華正式執掌中文節目部廣播組大任後，一切都非常民主，事無大小，定必徵詢對方意見，愼重行事，使全體上下人等精神爲之一振。

他在公司開幕不久，即加入行列，早期担任《青年信箱》，瘋魔不少青年男女，不論生活、愛情、事業、家庭、就業、學問。像今天商台《盡訴心中情》白韻琴一般，希望他能指引一條明確之路。當時他只是藝員身份，同時

在某最高學府兼任講師，因此有「青年心理專家」及顧問之稱。

高瘦的身型，架着一副金絲眼鏡，溫文談吐，一派學者風度，使人對他有可信任和尊重之感。

上佳舵手

浮沉於麗的呼聲超過十年之久，尹德華終於得償所願，担起中文廣播組大旗，統領三軍，做第一把手。

未做行政工作之前，亦曾參與不少節目播出，一度選播世界名著《簡孃》，自己担任敍述，鍾偉明、佩佩負責對白。他的藝名滔滔，老友多以此稱之，極少人稱他爲尹先生。升官後當然有所改變，不過他仍希望老友叫他滔滔，不可見外，由此可見他爲人及處世之道。

世上身爲「波士」或一個機構的領導人，大致可分兩大類：一種是用仁愛、友善的態度，甚至表露於臉上。盡管屬下犯了「[redacted]天大錯」，仍保持「心平氣和」聆聽解釋，最後溫和地責備幾句，希望今後特別留意，不可再犯，相信下屬今後再不會重犯同樣錯誤，可以肯定。這可表現出一個人的修養，錯已成了事實，咒罵亦不可能挽回，倒不如教導一下，對方反而緊記於心，多好。

另外一種，一是年紀稍輕，一是不學無術

，他身在高位，怕人看不起自己，說他「乳臭未乾」，或是發號施令，下屬陽奉陰違，當他「冇到」。因此上任之日，即以「霸道」、「權威」不苟言笑姿態出現。算你是有成功大喜訊向他報告，仍裝着一副拉長的黑臉對待。

不恥下問

報喜的人，眼看「波士」這副咀臉，還有下次麼？結果造成了下屬與你，有一條相距很遠的鴻溝。現代企業管理，咸認爲上下溝通，相當重要，事實的確如此，龐大機構每一角落，每天自己都能抽出時間去巡視麼？當然不可能，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還不是靠下屬們幫忙去做，向你報告，所以才可以知道得這麼多，對公司發展，每個成員有了歸屬感，每人多出一分力，好過領導者「廢寢忘餐」，叫到「聲嘶力歇」，廿四小時不休息，靠一個人的力量，去發展這麼大的機構，不可能。

尹德華眼看蒲美鍾那套領導方法，那套霸權政策行不通，因爲人們對蒲孤立，不與爲謀。曾遇上幾位飽學、有實力的，竟然「反唇相譏」，極其量「掛冠而去」。結果震怒氣頂，心痛腦脹，活受罪。

尹對於事物、字音，一有懷疑，雖然曾爲大學講師，仍然不恥下問，世上這麼多事物，中國這麼多字，誰敢認全部都懂，全部都識？

尤其是「問字」讀音和寫法，絕不會爲人恥笑。不過「寫白字」、「讀錯音」，那就會有人在背後掩嘴偷笑，絕不爲奇了。下屬們知道他處事態度，人人都樂於接近，工作和業務，都有了進展。

善款創紀錄

原本編導會議，通過在九月十二日，舉辦慈善伶王新馬師曾救災義唱大會。後來因某方面的反對，幾乎告吹，若然此事在蒲手上，肯定不再進行，就此罷手，但尹則堅持到底，多方奔跑，加上屬下各員羣策羣力，終於迎刄而解，在十九日隆重舉行，爲災民請命，出乎意料，善款數字打破四十萬大關。

這項奇蹟使港九人士，及慈善機構爲之震驚，只是一個電台的力量，能籌募如此龐大善款，成爲人們茶餘飯後，談話資料。

達致這項輝煌創舉的幕後工作者，包括了慈善伶王新馬師曾、胡章釗、葉脈、莊元庸、高亮、沈葦窗和我等。有主唱，有司儀，及事前策劃，一切部署。更加上黃定一、孔令正、周永耀、陳百祥、陳淑莊這羣熱心工作者，幕後推動。全體藝員、會計部、工程部職員，一致自動自覺參與，實屬難能可貴。

尹德華接掌大權後，辦了幾件好事，竟然有少數用戶申請裝機，拆機之聲減少了。大班

「華倫」更沾沾自喜，認為有眼光，對尹的提拔，完全正確。麗的業務雖未能化腐朽為神奇，但不致走向每況愈下。



麗的呼聲籌募善款

五大台柱

尹德華在麗的呼聲風雨飄搖，差不多是殘局的時候，執掌大權，企圖扭轉頽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抱着破斧沉舟的意念，能夠保持原狀已是了不起。

幸喜他不採獨裁手段，凡事以大衆意見爲「依歸」，一人計短二人計長，經過研討，進行一件事，出錯機會就比較少了。

他手下擁有一個「五人組」，艾雯、高亮、譚一清、莊元庸和我，位位都是播音界精英。論才華，全部都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要說資格，人人都可以獨立當台長。處於風雨同舟的環境下，只要不走各自爲政之路，合力同心，無論如何，都仍有一定的實力，每人都有一定的擁躉，因此用戶數字暫時穩定下來。

最可笑的，華倫大班曾妙想天開，委托一間公司，作一個各節目受歡迎程度調查，經過一段時間，該公司的報告，最受歡迎的節目爲下午金色電台的「潮州曲」。收聽人數佔第一位，節目部當然要立即開會，聆聽結果後，人

人爲之啼笑皆非，當然，潮曲會是受歡迎節目之一，但最多人聽，卻也未必，潮籍人士在港九，總不會佔了半數以上，因此覺得洋人那套「調查」不盡不實。

兩個才女

杜燕芝，早期電台紅女角，很少人知道。她的藝名梅梓卻無人不識。

她與何楚雲，瘋魔港九聽衆，兩位除了天賦清脆悅耳鶯聲外，台詞造詣，角色揣摩，都配合得到無暇境地。她們除在播出戲劇方面，有超卓成績之外，對粵曲同樣有深切研究。更有一點相似的地方，對中國文學方面有鑽研，詩、詞、歌、賦，都極有興趣，堪稱一對藝壇才女。談吐當然文縐縐，同時都能編能寫，難得之至。

梅梓在麗的開幕後，與馬昭慈、藍菲、大哥鍾和我等一起播出，後來又羅致於職員行列，有一段時間，因報導員請娠假，一度出現人手不足，主管請她客串幫忙。

當羅鳳笴開一個新節目《塊肉餘生》，缺乏童角的時候，有人想起她弟弟杜國威，只有六歲，不過很有天份，平時姊姊在家改台詞，讀劇本練習的時候，他在旁似模似樣的跟讀，語氣相當不錯，於是提出來研究，她卻一口推

絕，怕會影響小弟弟學業，更且毫無經驗，字又識得不多，不可能担當主角。礙於實際情況需要，經不過衆人誠意的要求，請她帶一本劇本回去，翌日回來試音。只好勉爲其難，回家後一字一句的教導小弟，並且教他打符號作記憶，來改劇本，因爲威仔只是一年級小學生而已。不過威仔聰穎過人，記憶力又好。很多台詞，是甚麼意思，根本不明所以，幸喜姊姊有良方，有耐性，循循善誘。

姊弟兩人，經過一晚的努力，第二天按時入播音室，準備試音，威仔眼見一羣都是相識的姊姊、哥哥，加上人人予以鼓勵，心裏根本沒有壓力。

紅燈一亮，沒有半點「怯場」，按部就班，對方說台詞，有自然反應，簡直不可思議，儼如一個有經驗的播音人。台詞每字每句，咬字淸晰，語氣卻保持六歲小童的天眞，在場人士，拍爛手掌，咸認爲天才。

神童杜國威

《塊肉餘生》的主角，決定由杜國威担任，一經播出，好評如潮，不在話下。他不只台詞說得好，喜怒哀樂的投入，帶動聽衆情緒，的確難能可貴。

後來我編導的《金銀島》亦邀請他參加。電影圈亦不甘後人，改編的《孤雛淚》，紅得有如馮寶寶童年一般。

威仔的成功，梅梓當然功不可沒。原來威仔改劇本，有自創風格，常用圖案或象形文字代表，例如「橫掂」，他只是一劃一直替代。三點半鐘，劃一個圓圈，短針劃在三字，長針劃在六字便成。至於他不懂的字，有他自己的辦法劃上符號，聰明有經驗的哥姊們，拿着他的劇本，根本就無法明白，所以稱爲神童，誰敢反對？

杜國威雖然被捧成天才神童，但生性純和，並沒有半點傲慢，圈內人均對他萬分愛護。後來因爲學業問題，家人都一致堅持，不再參與，使各主持手足無措，只好在選擇劇本的時

候，盡量避免童角。曾經有人嘗試在兒童節目，找最好的小朋友担當，結果句句「 NG 」，台詞說對了，卻沒有語氣及投入感。

直至湛深主持「武俠小說」，馬雲編寫了《小俠紅蝴蝶》，終於請何雪凝扮演，這是後話。

梅梓早在多年前，去了美加，未去前，曾在無線訓練班担任過導師，相信定是有關「台詞對白」的項目。

至於杜國威，則是目前本港劇壇的風雲人物，所編劇本，多是叫好又叫座的佳作。例如近作《人間有情》、《遍地芳菲》等就是。



梅梓

化身的神童

神童杜國威爲了學業，離開[redacted]的後，一時無法找得一個理想的童角，兒童組成員有的是，在他們的圈子，成績亦有超卓的，不過一到成人組，便有很大距離。

編導會議，爲了這問題，開了幾次會議，終於艾雯提出，可否要新加入的何雪凝一試，因爲她的聲線，只要改一下語氣，很像孩子的。

何雪凝，原名貞潔，是溫 SIR 的太太，系出名門，出自富貴之家，結婚後，由於夫君工作影響，對播音漸感興趣，資質聰穎，學習能力又高，再加上天生一條好聲帶，待人接物，態度溫和誠懇，謙恭有禮，不少老手、前輩自動加以指點，成績猛進，一日千里，只是短短一個時期，已可獨當一面担正女主角。

那時候，不少年青男士，聽了她的廣播，寫了不少愛慕信件，苦欲一見。他們又怎會知道，這位二八年華聲線的嬌嗲少女，已是廿三四足歲的[redacted]妻少婦呢？當然電台高層人士對這

個秘密，爲了「收聽率」，必須高度保密，保留形象。

經過試音後，一致認爲她的確可以扮演童角，聲線是沒有問題，只欠兒童的語氣，未能把握。

何雪凝聽了錄音帶，覺得自己說得不像兒童，拒絕扮演，這下子使全體編導緊張起來，因爲好幾個新節目，都要童角担大旗，要是她拒絕飾演，整套計劃，要重新考慮，變成亂了陣脚。有人單獨約見，好言相勸，要她改變初衷。亦有幾位編導一起約她，說出大堆道理，並且鼓勵有加。更有人去求溫朗然，設法多多勸勉，終於成功了。

要達到好效益，她找了不少機會，去有孩子的親友府上，藉故探訪，其實學習兒童說話的語氣、發音，可見她對工作的熱誠和認眞。

對於藝術圈子的成員，有些喜歡捉弄、謔笑，甚或語帶雙關的說話，她當然不明所以，有人認爲像她這年紀，不會不懂，其實與她的環境有關，社會上不少俚語，她眞的連聽也沒聽過的，但有人卻給她起了一個綽號，「亞

ME 」，原意是「唔化」，唱歌唱到「 ME 」就唱不到「化」，亦即追不上潮流，常常給人捉弄。

後來她在廣告、配音方面，都大派用場，成為大忙人。她加入麗的後，又介紹了高亮、龔敬、駱明這些高手進入播音行。她嗜好唱粤曲，最崇拜白雪仙，閒暇亦往往去樂社「操曲」。

「麗的映聲」面世

五七年五月廿九日，香港有黑白電視面世，麗的映聲首播。中英文穿梭混合，屬有線而需繳費的廣播。

中文負責人爲林蒼，姓鮑，原籍上海，在電影圈工作經年，陳文光爲編導。萬事起頭難，設備簡陋，工作人員都是「急就章」訓練出來，播映室狹窄，跟目前兩大電視台製作，「蚊髀與牛髀」根本「冇得比」。由耳的享受變爲耳目共賞，已感到新奇和滿足，當時家中有座電視機，已是身份的象徵，羨煞旁人。節目安排，都是些個人的，或英語教授。播映一套名家獨幕話劇，已算是大型節目了。

高層對原日效力播音的職藝員，非常關心和照顧，下令有興趣，自認爲有把握的可以申請試鏡，優先錄用。藝員演出，十足收成，職員則折半收益。互相鼓勵之下，報名試鏡人數，相當熱烈，成果亦非常滿意。

其中一項節目，《明星訪問》，只需一個角落，不用豪華佈置，只放兩張沙發椅，觀衆

只要看見明星，主持人代表自己發明想知道的問題，關於明星的生活，從影經過、愛好、家庭背景，這些瑣碎的事，去問自己的偶像，由他親口回答，特別有興趣。

「明星訪問」的風波

林蒼自己担任「明星訪問」主持，過去在電影圈工作，有一定的方便，存在有利條件不少，但亦有美中不足的瑕疵，他的廣東話始終帶有一點點上海音，未能達到百分之一百純正。

訪問國語片明星，雙方意會溝通，生動精彩，如魚得水，大派用場，收視率相當不錯。

一次，邀請丁皓接受訪問，她有「小靈精」綽號，口唇薄薄，說話快捷，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遇上難題，只要眨一下，立即就有好答案。她聰慧、機智，影圈裏人所共知。

節目開始，表示歡迎，循例必問的問題，一個個順利的過去。丁的答話中，給林找着一個有趣可問的題目，就是外傳她有「白馬王子」出現，是否屬實？小靈精把頭一擺，裝作一派誠摯、天眞、莫明其妙的表情，反問甚麼是白馬王子，林明知她在逃避，節目在進行中，不能不略作解釋：

「白馬王子，就是雪姑七友卡通片裏，對

雪姑情有獨鍾，騎着白馬那位英俊王子囉。」

她嫣然一笑：「哦，你的意思是指男朋友？你夠係我嘅男朋友咯！」

「點同呢，我係問同你好親密，出雙入對嘅男朋友。」林笑着解釋。

小靈精眼睛一溜：「好親密？點樣叫做好親密？」

林輕鬆地：「即係同普通男朋友唔同嘅，分分秒秒關心住你，你去邊佢跟到去邊，或者成晚傾電話粥，行街嘅時候，手拖住手，一般人話拍拖，粗俗D講，你有拖友未呢？」

「哦！拖住手行街，就係表示親密，咁我就大把，有機會我同你出街，可以拖住你，我有咁嘅習慣㗎！」

「我年紀大你咁多，而且我有仔有女，點會係你男朋友？我係話追求你嘅男仔呀！」林蒼繼續追問。

「我唔知呀，點叫做追我呢？」丁又問。

「大獻殷勤，氹你開心，向你死纏爛打，二仔底跟到尾，或者對你家人百依百順，表示愛你。」林認眞地。

丁聽了放聲大笑：「哈哈哈，咁嘅人一時時啦，有時好多，有時搵個都冇，係唔係有人對你好，比較其他嘅人好D嘅，就係男朋友呀？」

林：「咁就差不多啦。」

「嘻嘻，咁我如果對你好，豈不是就係你女朋友？又表示愛你！」丁嬉皮笑臉地。

「唔好講笑啦，而家係我問你，你答咗我嘅問題先，究竟D人話你男朋友追你，係唔係眞嘅呢？」

「我都話有好多咯！你千祈咪誤會，我係話有好多男朋友，至於係唔係追我，佢地都冇講，點知呀？我又唔好意思問佢地，喂，你係唔係追我㗎，係唔係？」丁慢條斯理地。

林蒼見對方仍然沒有正面答覆，自尊心似乎受了打擊。假如就此打圓場，不再問下去，無法交代。

做訪問員，最怕問非所答。其次問一句，對方只答「是」或「不是」。觀衆或聽衆，一定希望能多聽被訪問者的答案。訪問員，要有高度的技巧、經驗，非引發對方不可。據所知

，過去訪問員被派出差，看見鄧永祥、關德興、吳楚帆是被訪者，大家都搶着去做。爲的是三位肚中有料，知道來意，一口氣直落，五六分鐘答一個問題，絕不爲奇。一致公認是最好的被訪問對象。

話得說回來，小靈精認爲有否密友，乃屬私人秘密，或許另有隱衷，不願公佈，所以左閃右避，不作正面回答。至於林蒼則覺得身爲節目主持人，開了一個問題出來，而得不到結果，面子上，下不了台，看一看大鐘，節目時間只有兩分鐘，情急加上惱怒，仍然忍氣地說：「丁小姐，節目時間快要夠鐘，你還未答我的問題呢！」小靈精揚一揚眼眉：「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很清楚的說了麼？」

這一刹那，林突然衝口而出：「唉，我眞係俾你吹×脹！」說時遲那時快，控制室裏的導演立即把節目中止，放出字幕，宣佈節目結束。此時觀衆電話響過不停，導演只好請林再出鏡：「對唔住，我係上海人，剛才講錯咗一句話，請各位原諒，特此道歉。」

第二天所有報章把林這一句警句，演繹爲

「追舊帳」，行裏上下人等，有人認爲應寄予同情，亦有認爲林身處高位，何必要自己出鏡，搞出個大頭佛。

觀衆及輿論，都認爲如此粗俗俚語，竟在電視台，出自一個高級管理層人員口中，要追究責任。

公司當局亦的確無法自圓其說，只好登報道歉，林亦自覺無面目再留下去，悄然離開，向商業方面發展去了。

「木箱」的沒落

天有陰晴，月有圓缺，人有三衰六旺，麗的和政府所簽的廿五年有線廣播合約，終於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午夜約滿，完播曲「依稀」，從此成為絕響。播音部門結束，只留下映聲，申請用無線播出。

「咪前咪後」，在這機構服務經年，部份由開幕到結束大不乏人。廿五年實在不是一個短時光，人生最寶貴的青春，隨着一聲「結業」，宣佈烟消雲散。

除了電視方面，保留了一小部份，分散在各部門工作外，或投奔港視、港台、商台，大部份被逼改行，到處找尋工作，情形相當狼狽。

想不到一個曾經叱咤風雲，人所共知的大機構，竟然會如此收場，，那些高層執政者，既沒有遠見，亦毫無人情味，想來就有點像清末那些高官，把前人艱辛耕耘得來的成果，胡裏胡塗斷送，真使人痛惜不已。

這些濫竽充數的舵手，以為搞好電視，可

以爲公司賺上千千萬萬，於是忘本棄根，結果開不到花，結不到果。以爲一己有高深的學問，廣闊的人際關係，可以翻雲覆雨，其實這一個行業，除了經營方面有運籌帷幄之外，非得要有專業知識不可。

最後呼聲

任何行業，一定要懂得經營、管理，最重要還得注意顧客的需要。電台也好，電視也好，恰似是一間大酒樓，時刻要注意客人的喜愛，花樣多、品質優，只要迎合聽衆、觀衆的口味，仍可站穩經營。

麗的映聲有線變無線，既然可以申請，為何呼聲卻毅然放棄？高層人士認為前者有希望，可以發展，後者是落後的產品，留下來是個贅疣，滿以為聚精會神搞好電視，便能對公司有交代，可惜用人不當，加上任用私人，本身對這行業是門外漢，委以重任的，又是「半途出家」，一知半解，並非專長，恃着後台力量，頤指氣使，胡作非為，終於把大好基業，前人建立的偉績，轉旗易幟，只留下那座大厦，給人唏噓回味。至於街道上，間或會踏着有「R」字樣的鐵板，使過去曾為這公司，流過不少血汗，曾為千千萬萬聽衆服務的人員，留下一個回憶。年青的一代，看了這一塊鐵板，會否知道內裏藏着卅多年，有歡欣，有辛酸的過

往呢？

這個廣播公司的崛起，以致停播，其中軼事，到此告一段落。但願仍在這方面工作的人，努力前進，對廣播事業有更大貢獻！

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購表格

茲函付支票HK$ ________________ 訂購以下書籍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日/夜） 性別：男/女

地址：____

____

訂購書籍編號/名稱	數量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

港澳地區，不加郵費，掛號另計。

郵寄地址：九龍西貢將軍澳魷魚灣村48號

Quinland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Postal Order Form

Enclosed with cheque of HK$ ___________ for the following order: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I.D. Card no: 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no: ______________ (Day/Night) Sex: M/F

Address: ____

____

Book name/Reference no.	Qty

Crossed cheque with payee's name written as

"Quinland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Postages are included for HK & Macau except for "Registered Mail".

Our address: Lot 757, 48 Yau Yue Wan Village Resite,
DD242, Area 22, Junk Bay, Sai Kung, Kowloon.


李平富半生獻身本港廣
播業，是「麗的呼聲」
的元老之一。在本書中
，李氏通過他的親身經
歷，反映本港早期有線
廣播的遺聞軼事，既有
史料價值，又使人讀來
趣味橫生，是本港有線
廣播業一頁活的歷史。
RADIO
HONGKONG
坤林出版社
定價港幣二十二元　ISBN 962-319-029-7